



【编者的话】

十年一遇的台风“韦森特”袭港，让一年一度的香港书展损失惨重，入场人数较去年下跌5%。虽然天公不作美，香港书展一周的入场人次仍达九十万，堪称亚太地区文化盛事。从本届书展“从香港阅读世界——读通世情，书出智慧”这样的主题设置中，分明可以读出主办方香港贸易发展局的野心：让书展走出香港，影响世界。

本期 1510 周刊聚焦香港书展，与读者一起关注香港书展这一华文世界中的特殊文化现象，并探讨其背后更广阔的文化意义。

书展不仅是淘书的好时机，更是与作者互动的绝佳机会，周刊第一部分为读者介绍本届书展的盛况。也斯先生是本届书展评选的“年度作家”，在内地不算声名显赫的他，对香港文学却有特殊意义：难有第二位作家和 64 岁的也斯一样，“个人的成长、写作经历和香港这座城市 60 年的发展如此紧密相连”。原社科院美国所所长资中筠先生也亲临书展，她的分享让现场观众听得入迷。只有也斯和资中筠这样学者大家“压场”，才让商业味道甚浓的香港书展担得起“文化盛会”的声誉。

热闹的表象下，香港书展的文化价值究竟何在？内地作家杨银波认为，香港书展的丰富书目不啻给人以“精神的洗礼”，他甚至断言：就多元与自由这两层意义而言，香港称得上是中国的文化中心。

不过，香港作家李智良却没有同样的乐观。他指出，作为贸易发展局举办的商业性质活动，书展“沾一身铜臭又想有书香”，显得不伦不类。信报的专题则更进一步，为读者剖析书展背后折射出的香港出版业困境，中小出版社生计艰难，书展正沦为大出版商的贸易平台。紧接着，我们选入了梁文道的书展访谈，他不无悲观地总结了香港当下的阅读风气——功利化、本土化、单一化，书展盛况难以改变港人“对稍微深刻曲折的内容都没有兴趣”的事实。

最后，我们以一组各地书展的比较文章，带着读者走出香港，走进世界各地的书展盛会。诗人叶辉认为，真正成功的书展必须在商业和文化两方面取得双赢，香港书展固然商业上无可挑剔，文化底蕴却弱于台北。东方早报记者石剑峰则从香港包容及多元的优势出发，褒扬其文化价值，认为上海举办同类活动时需向香港多加借鉴。而在专栏作家潘采夫眼中，伦敦书展的魅力在于其“沟通”意味甚于“展览”，以书本作为读者与书商沟通媒介，却不追求宏大高调的展出——这一点或许值得热闹的香港书展深思。

1510 周刊由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十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 录

【展】	4
9-1 钟润生：香港书展年度作家也斯 ——香港是我写不尽的题材	4
9-2 钟华生：资中筠讲“人性”：人性并非一成不变	9
【思】	12
9-3 杨银波：香港是中国的文化中心——香港书展游记	12
9-4 李智良：书展印象	20
9-5 信报：书·展——文化与贸易的对辩	23
9-6 梁文道：在香港还坚持读书那你就是真正的读书人	30
【鉴】	36
9-7 叶辉：大陆和香港书展都不如台北	37
9-8 石剑峰：书展双城记 ——香港书展值得上海书展借鉴	41
9-9 潘采夫：莫扎特离我们还很远——伦敦书展印象	46
【FMN 新闻】	51

 [在 Facebook 分享本期周刊](#)

 [在 Twitter 分享本期周刊](#)

 [在饭否分享本期周刊](#)

 [在新浪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网易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腾讯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搜狐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人人网分享本期周刊](#)

 [在 QQ 空间分享本期周刊](#)

 [在豆瓣分享本期周刊](#)



【展】

9-1 钟润生：香港书展年度作家也斯 ——香港是我写不尽的题材

“大环境不好，作家、读者的心态都很浮躁。以前都是我们自己凑钱办杂志，开门、关门、开门，做了就做了，倒了就倒了。就是这样。文学没有以前那么兴旺了，这是肯定的，但不至于没落。文学不可能没落。”



7月18日，一年一度的香港书展将开幕。名人演讲、年度作家，是这个被誉为“亚洲文化盛事”的重要看点。今年香港书展的“年度作家”称号，颁给了一个名叫也斯的作家，表扬他过去近半个世纪以来在文坛的卓越成就和贡献。

相对于去年的年度作家西西，也斯在内地的知名度似乎不如西西那么响亮。到购书网店里寻找也斯的书，显示有4本，但这些书都是一些小品文，比如介绍吃的，《人间滋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介绍旅行的，《在柏林走路》（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年8月），等等。从这些书里，似乎看不到也斯在香港文坛上的影响。

也斯何许人也？日前，在香港书展主办方——香港贸易发展局的帮助下，记者有机会前往香港，和今年64岁的也斯先生，面对面来了一场对谈。

借食物写香港的历史、文化

记者：也斯先生，祝贺您成为香港书展年度作家。来香港之前，我特意到书店去买您的书，结果只买到了随笔集《人间滋味》，到了香港后，我到书店去买您的书，结果买到了小说集《后殖民食物与爱情》(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这两本书巧得很啊，都是写吃的。而且我注意到，您还著有随笔集《蔬菜的政治》、与摄影师李家昇对话的诗集《食事地域志》，2004年在沙田文化博物馆做过《香港食景诗》的展览，也都是吃……那我们就从吃的聊起。为什么会选择食物作为你表达的工具？

也斯：如果食物是这些作品的一个入口，或者是它们的生命线的话，这并不因为食物代表了生命，而是因为它是生命本身。

为什么会选择写食物？因为食物有形象有味道，每个人都可以接触到，用它介入历史、文化，读者更容易接受。因此，我的小说、诗歌、专栏随笔里所展现的，往往不是食物的味道，而是隐藏于食物背后的世情道理，甚至从食物本质看到不同地方的文化本质。就像我有首诗叫《菜干》，我让读者从阿婆“打了褶的过去”尝出那“日子的金黄”。

记者：那您自己是不是个美食家？

也斯：好多人以为我是美食家，其实不是。我对吃的要求很简单。另外，我想告诉你，食物题材的写作，我告一段落啦，否则人家还以为我是食评家！

个人写作与香港现代化进程同步

记者：您出生第二年，1949年就来到香港，1984年从美国读书回到香港，然后一直在香港的大学从事文学教育工作。不单您自己写了很多作品，有小说、随笔、诗歌，还对香港文学、文化倾注了很多精力，做研究，做推手。我注意到媒体一段对您的评价：“在香港，也许

很难找到第二位作家像也斯那样，其个人的成长、写作经历和香港这座城市 60 年的发展如此紧密相连。”您自己怎么看您与香港这座城市之间的关系？

也斯：我的写作几乎与香港现代化进程同步，香港在 1949 年之后的几个历史阶段，我个人都有亲历。1967 年，香港暴动，动乱以后，港府开始做了很多改革。香港人也开始在那个时期关注到自己的身份。所以，我亲历了香港文化界在 1970 年代本土化反思。1970 年代末，我去美国念书，也开始接触到内地同学，那个时候我写了小说《岛和大陆》，不同地方中国人的故事。等我回来的时候是 1984 年，香港面对着一系列危机，首先是当时的金融危机，但更大的危机是香港人对未来的不确定，香港人直接面对香港地位问题。如果说，1985、1986 年大家有焦虑还在观望，但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之后，大家对未来有点失望，经济现代化虽然完成了，但他们内心对未来缺乏安全感，就算移民加拿大了，还是觉得缺失了很多东西。所以，到了 1990 年代他们又陆续回来。针对这段历史我也写了一系列小说。

记者：因此，您写作的目光从未远离香港。

也斯：香港是我写之不尽的题材。我最先引起香港读者注意的是，上个世纪 70 年代结合中国神话及拉美魔幻写实主义去写香港现实的短篇集《养龙人师门》及中篇《剪纸》。2009 年出版的《后殖民食物与爱情》，我仍尝试细说回归十多年的香港故事。这个作品得到第 11 届香港文学双年奖。

香港都市文学走得很靠前

记者：谈谈您的研究。您很早就开始关注香港文化，编著有《香港的流行文化》、《香港文化》等书，尝试阐释香港文化的特色。您也是早年少数整理、评论香港文学的学者之一。您不妨为读者简单梳理一下香港文学这五六十年的发展。

也斯：不妨先说说内地介绍香港文学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前，介绍的香港文学主要是用来批判，批判资本主义风气；第二个阶段，改革开放后，开始介绍梁凤仪等作家

的作品，这些作品有一个关键词是“爱国财经小说”；第三阶段是近些年，介绍香港作家的一些生活类作品。

在我看来，香港文学走着她自己的路。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辉煌。比如说，五六十年前，香港文学在翻译这方面是走得很靠前的，那个时候我们就翻译了加缪的《局外人》。到了现在，翻译弱了，但都市文学——也就是写现代人的感情——写得很深，走得很靠前，并且与电影、戏剧结合得很密切，焕发着不一样的朝气。

尤其值得一说的是，现在很多香港年轻作家，从小定居在香港，但又经常往来内地，他们的作品不仅仅是从香港看内地，而且还从内地看香港，视角更立体。香港文学可以寄望于这一批年轻人，写出更好的作品。

记者：您怎么看待今天大陆、台湾、香港三地的文学差异？您看过大陆哪些作家的作品？

也斯：我留学归来正是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那也是文学的黄金年代。那个时候，三地的交流活动也蛮多的，我很早就读了阿城的《棋王》、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我对大陆作家的创作一直很关注。

这些年来，大陆的创作比较注重外在，注重写大时代；台湾注重内在，写内心，而且越写越深；香港呢，主要是写内在，但也不放弃对时代的言说。

香港作家发表阵地太少“很吃亏”

记者：文学越来越边缘化。香港这边情况如何？

也斯：大家都差不多。香港以前有个书店叫“左岸”，专门卖文学书，现在关门了。大环境不好，作家、读者的心态都很浮躁。以前都是我们自己凑钱办杂志，开门、关门、开门，做了就做了，倒了就倒了。就是这样。文学没有以前那么兴旺了，这是肯定的，但不至于没落。文学不可能没落。

记者：关于香港文学的不兴旺，你好像有个怪论，说原因在于媒体。

也斯：那是我的怪论。我说，在我看来，影响香港文学的不是政治因素，而是 1995 年之后报纸通过减价占有市场，文学失去了很多阵地。在此之前《星岛日报》有个青年文艺的副刊，不同青年人在那里发表作品，完成文学事业第一步，只问文学不问出处。而现在香港年轻作家的最大困境是，年轻作家出名很容易，但出名之后很难。他们没有了自发的文学空间，没有人际关系维系一个大的文学社群。

没有发表阵地，香港文学很吃亏。大陆有作协，台湾有“行政院文建会”，香港没有这些机构。大陆有《收获》、《人民文学》，台湾有《联合文学》、《印刻文学》等一大批成熟刊物，香港很少。没有发表阵地，考验着香港作家的耐心和定力。

也斯(1948 年—)，本名梁秉钧，祖籍广东新会，1949 年到香港，20 岁开始专栏写作，1984 年获美国加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现任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主任。也斯创作涉及诗歌、散文、文学评论、文化研究等，著有散文集《神话午餐》、《山水人物》，诗集《雷声与蝉鸣》、《游离的诗》，小说集《剪纸》、《记忆的城市.虚构的城市》、《后殖民食物与爱情》，摄影集《也斯的香港》等。

（钟润生，深圳特区报记者。文章转载自深圳特区报，原文链接：http://sztqb.sznews.com/html/2012-07/09/content_2115939.htm）

[【返回目录】](#)

9-2 钟华生：资中筠讲“人性”：人性并非一成不变

“正如此次香港书展资中筠讲座的主持人梁文道所言，当下许多人之所以尊敬资中筠先生，是因为她从外交职务上退下来以后，还书写自己的独立见解。‘尤其是最近几年，大家感觉到资先生虽然年纪越来越大了，但是下笔却越来越明快和直爽了，甚至在外人看来，她的文章态度很‘辣’。’”

“这次讲座的题目《人性·文化·制度》是怎么想到的呢？其实我最近十几年写文章基本上也是围绕着这些主题。我讲的内容没有什么很深的学术道理，都是常识和逻辑，都是我个人的体验和感想。”7月18日下午，在2012年香港书展“名作家讲座”现场，著名学者资中筠说了这样一段近似于“聊家常”的开场白。

不过，听完满满当当100分钟的讲座，你就会发现，资中筠的讲述内容不仅信息量丰富，思路清晰，观点结构也很严谨。更重要的是，资中筠对许多事物都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并坚持讲真话。深圳商报记者在现场看到，讲座所在的会议厅早早就被几百位观众挤满了，不少没有座位的观众还干脆席地而坐。

她的文章态度很“辣”

生于1930年的资中筠，是中国社科院的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美国研究》前主编。她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通英、法文，先从事民间外交、国际活动，后从事学术研究，专业是国际政治和美国研究。她曾参与创办中华美国学会和《美国研究》杂志，发起并主持创办“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任第一、第二届会长。



许多读者还是通过多种随笔杂文集子认识资中筠的，比如《斗室中的天下》、《锦瑟无端》、《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学海岸边》等等，而去年刚出版的五卷本《资中筠自选集》更是掀起了一阵阅读资中筠的“流行风”。此外，资中筠还是一位资深的翻译家，译有巴尔扎克、薇拉·凯瑟、阿兰·德波顿等人的著作。

正如此次香港书展资中筠讲座的主持人梁文道所言，当下许多人之所以尊敬资中筠先生，是因为她从外交职务上退下来以后，还书写自己的独立见解。“尤其是最近几年，大家感觉到资先生虽然年纪越来越大了，但是下笔却越来越明快和直爽了，甚至在外人看来，她的文章态度很‘辣’。”资中筠给人的印象是，无论写文章，还是公开发言，往往都能够提出一些“一针见血”的观点和意见。

思想自由是人的本性

资中筠说，之所以先讲“人性”的问题，是因为现在有一种说法，说古人比现在的人好很多，说现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那么，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我个人是人性双性论者。”资中筠认为，《三字经》中第二句话“性相近，习相远”很精辟，就是人性本来是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

“在某种制度和环境中，人恶的一面会大力膨胀。另外一种制度里，善的一面也可以发挥得特别好。从事实上看，古今中外有很多感人的善行，也有很多恶性。比如荀子一直被认为是‘性恶论’者，其实我觉得他是人性双重论者。”在资中筠看来，荀子说的“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就是指利与义，人都是有的。

“人的最基本的要求和诉求是生存和繁衍后代，这是动物共同的要求。那么人之异于禽兽的是什么东西呢？我觉得人异于禽兽的就是大脑发达。”资中筠认为，人贵在有思想，而且人要追求自由，并且更要追求思想的自由。“思想自由是人的本性。如果没有思想的自由和驰骋，就不可能创造出这么灿烂的文明。”

“利己”与“损人”的界限

接着，资中筠谈到了人与生俱来的“利己”和“占有欲”。“这本来是中性的，不能算是恶，因为人总是要利己的。但是这本是中性的，什么时候利己变成了恶呢？就是因为‘损人’。为了‘利己’去‘损人’的时候，人就恶了。”资中筠认为，人类各种伦理道德的开始，是教人自律，划清“损人”和“利己”的界限，想尽各种办法让人“利己不损人”，这就是道德的起源。

“这个道德应该是人类共同的。现在的人喜欢说什么东方人怎么样，西方人怎么样，好像东西方人的道德标准有很大差异。其实从抽象的意义上讲，全人类在发展的过程里头，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中，他们的道德标准基本上是一致的。所有人类的律法都是要你在‘利己’的时候不能‘损人’，进一步的话你还可以帮助别人。”在资中筠看来，道德的弘扬固然重要，但真正要杜绝道德的败坏依然要靠好的制度。“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把毒奶粉、毒胶囊的问题归于道德问题，并试图通过道德教化去解决问题。实际上，这不仅是道德问题，更是法律问题。”资中筠认为，如果制度不能惩罚作恶的人，就保护不了真正守法律己的人。因此，不能用道德问题来掩盖制度的问题。

在这次讲座中，资中筠还谈到了文化差异、制度模式，以及科学发展、环境破坏、公益事业等多个问题，并提出了她独到的见解。一位观众在讲座后感慨地说：“听到了这场对自己有所助益的讲座，仿佛回到学生时代。很庆幸这世界上还有像资中筠这样仍然坚持思考的人！”

（钟华生，深圳商报记者。本文转载自深圳商报。原文链接：http://szsb.sznews.com/html/2012-07/20/content_2129924.htm）

[【返回目录】](#)



【思】

9-3 杨银波：香港是中国的文化中心——香港书展游记

“老人去世后，香港面临的问题同样复杂，如今这游行示威又像往年，却再无他的身影，今后谁来引领潮流？我当然知道此公的影响力，却装得很傻很天真地询问排队的人们：‘为什么你们都愿意买这本书？他是谁？’”



香港书展，到今年已是第 22 届。去年见韩寒出场，兴趣渐浓。此次独立中文笔会在香港庆祝成立十周年，地点设在香港中文大学。同一天，在湾仔会展中心的香港书展，李敖、林青霞到场。回大陆后，我看李、林二人的视频，倾倒于 57 岁林青霞的魅力，却为李敖深感悲哀。其“中国人寿命增长到 75 岁”、“腐败上只腐败了千分之三的国家财产，小问题”等论，力求诸位要看中共的好，别纠缠这、纠缠那，抨击中国知识分子看问题只着眼小处，不看大局，实在令我诧异。我好不容易第一次走出中国大陆，本来就带着满腔郁愤，结果看到“不是猛龙不过江”的李敖想方设法帮我们政府这么大的忙，做荒谬的开脱袒护之说，就更郁愤于李敖本人的走向问题了。

在中国漫长的专制统治时代里，历史由少数人裁决，但终究是由人民创造。以改革开放而论，若仅谈邓小平一人之功，而无视中国人本身就有创造财富的能力，那就太抬举、太神化政府了。中国经济之高速发展，是资源掠夺式的，可也确实是生产力得以解放的成就，亦即我们本来就有这本事，只要你准许我们这么干，我们就能创造奇迹。展望未来，政治制度亦然。历

来高高在上者都认为人民是愚蠢的、无知的，因而自认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来管着你、压着你，这个不准，那个也不准，稍稍放出一些自由给你，等到人民把成果创造出来，最后又变成统治者的功劳。类似李敖这种把人民智慧、汗水的结晶，当作政府唯一天功的谬论，我真不知为何还有如此多的受众对其翘首以盼。

不同声音的融汇

7月24日，笔会在香港办公室聚完最后一次，众人离去后，我大约在下午三点抵达香港书展。此前，独立中文笔会出版商晨钟书局老板姚文田，在香港荃湾交给我一张参展商的通行证，他说：“这是黄尚伟托我交给你的，有了它，你不用买票，到处逛。”此处所说的黄尚伟，即是大名鼎鼎的田园书屋老板。35年前，黄尚伟从台湾大学返回香港，利用台湾文化界人脉，引进大量的台湾社科人文书籍。近年来，黄尚伟与大陆异见知识分子靠拢，也发行一系列有关中国国情的书籍。与之合作的出版机构，有开放出版社、晨钟书局、劳改基金会、新世纪出版社、五七学社出版公司、星克尔出版公司等。

诸位一看这些出版机构，不难想到金钟、姚文田、吴弘达、武宜三等人，而这些人也与独立中文笔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譬如姚文田，从与孟浪、余杰合作出版《独立中文笔会文库》第一种书《诗与坦克》起，至今已连续出版了笔会成员19种书，在发行上全部委托黄尚伟。武宜三是笔会会员，任五七学社总干事，这次我就见到了围绕在他身边的老右派陈诗、申渊等人。7月24日下午，贝岭托我转交一堆书给黄尚伟，让黄尚伟研究研究。想到贝岭接下来将在台湾风起云涌地搞出版事业，不难预知今后黄尚伟必是贝岭的长期合作伙伴。据我所知，台湾的联经出版、圆神、天下文化、大块文化、久石文化等，就是田园书屋的合作伙伴。

大陆这边的媒体报道说，今年香港书展火爆的书，来自主题省江苏的作家。我在现场看到的并非如此，最多五六个人在那里走走看看，翻都懒得翻。我本人其实非常认可官方作协成员的文字驾驭能力，然而举凡重大事件，他们一般都是不在场的，缺席表达。在人权、自由的呼

声领域，更是少见有人参与其中，更不必说起任何带头作用。这次大陆来的文化人士，李承鹏、于建嵘等人是挺直了脊梁的，他们关注民生社稷，是实打实的关注。至于郭敬明一句“没想到香港书展比大陆书展还火爆”，不知是真装傻还是假装傻。香港书展历来都注重于满足不同声音的融汇，其中涉及政治民情一类的书籍，多是在海关就被直接扣下。自 7 月 22 日至 7 月 24 日，短短三天，承蒙一批老右派或文化异见者引为同路人，我获赠近二十本书。我早知不大可能把这些书全部带回大陆，故而一概捐赠给了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

爱选什么就选什么

到这书展一看，方知大陆人、香港人真的有憋在心里的话要说。田园书屋位于 1B-A02 的区域，可谓人声鼎沸。《中国影帝温家宝》、《赵紫阳的道路》、《赵紫阳在四川》、《改革历程》、《六四日记》，卖得很好。后四种书之所以畅销，看来购书者仍有六四情结。原以为刘晓波获诺奖一事已被掩盖得差不多了，谁知香港书展五六个摊位都在卖刘晓波或关于刘晓波的书，譬如《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刘晓波档案》、《解读刘晓波》、《刘晓波面面观》、《刘晓波传》、《自由荆冠》等，这些过去只能在互联网翻墙阅读的书，如今就出现在眼前。一位香港城市大学的学生翻开《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对他旁边的女友说：“还有一个人，艾未未。”声音虽小，但灌于我耳内，却如雷声，颇为感动。

余杰的书也是遍地开花，《致帝国的悼词》、《拒绝谎言》、《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等书，在三四个摊位都能寻到。其最畅销的，当属《中国影帝温家宝》。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代英在笔会香港办公室会议中说，这本书的有声文件在德国之声网站被下载了 500 万次，占全网站有声文件下载量的 80%。媒体推广，这本书产生的背景，着力的主题，都为其市场打开了门路。隔不远处，是明报出版社为韩寒安排的区域，除《漂流中国》一书难寻外，韩寒的其它繁体版书籍皆能在此找到。我在摊位站了 30 多分钟，就已看到读者购买了 10 余本，已属不错。巧的是，在韩寒书籍的左边，紧挨着的，就是一贯反共的倪匡的书，真不知售书者是有意还是无意。

立于这书展之内，精神有些恍惚，一方面人潮拥挤（今年总计 95 万人入内），另一方面感觉像做梦。反共乃至反华的书籍，在这里都能找到，网上的东西在这里突然就变成了现实读物。你以为眼前这本下手够狠，刚丢下，看那本，又比这本更狠。在这里，你能够找到对 1949 年之后所有中共领导人或高官的传记或评论集，包括我们马上面临的十八大，已有几本书在剖析预测了。当然，还有大量的谍报书籍，美国 FBI、台湾军情局或大陆维稳一类，这些在大陆属于高度限制级别的书，在这里却像菜市场里的萝卜白菜，你爱选什么就选什么。

香港人最近不好过

台湾的张铁志和香港的廖伟棠本来要在 7 月 23 日与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见面，但当日廖伟棠到书展演讲去了，只有张铁志来到会议现场。去年来到笔会演讲的梁文道，今年在书展也有演讲。他们都是鼓励文化人带头发出社会呐喊之声的人，对于今天中国大陆与香港面临的制度问题和社会状况，颇感担忧。此次香港之行，恰逢香港爆发十余万人游行，还有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个老人，把国旗都烧了。愤怒之声，从香港这里发了出来。而究其原因，在书展也能找到一些答案，比如潘慧娴的《地产霸权》，书中直接追问：“到底谁在控制香港？”香港人口密度大，人多地少，1997 年以后几乎未再建房，一半以上的人住公房，房租越来越贵，民众住不起。涉及民众利益，大家不爽，所以站出来向港府喊话。

大陆应以此吸取教训。地产界搞垄断，终有一日社会矛盾将激化。重庆的薄熙来，且不说意识形态的问题，他搞廉租房、公房，力求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而公房租金，一月也就 600 元左右，这个事情我挺他。如果他坚持得下去，让穷人住得起房子，以后的重庆就不会埋下今天香港地产霸权的伏笔。廉租房针对很穷的人，解决 5% 的问题；公房针对较低收入的人，解决 30% 的问题。我对比了一下，重庆城镇人口人均月收入 1700 多元，农村人口人均月收入 400 元左右，而香港人均月收入则高达近两万元。他们收入虽高，但消费也高。近年来，大陆沿海一带快速发展，你香港这里 85% 以上都是服务业，现在大陆也搞服务业，你香港有迪

士尼，结果上海也搞迪士尼，渐渐的，大陆跟香港抢生意，抢到香港人在香港发展不下去，只好跑到大陆来，这边收入高，消费低，甚至不愿意再回香港。

这大概就是一些经济学家讲的“输血论”。其大意就是大陆前些年一直在保护着香港的经济，但这些年调子变了，跟你搞竞争，香港的市场被大陆这边占据不少，为了让你痛得轻一点，就给你“输血”。一种悲观的论调是，某一天香港人从床上爬起来，也许突然发现一块港币只相当于人民币的三四角时，就简直是痛不欲生了。我听过这么一个新闻，说某日香港记者在路边采访一位旅港的大陆游客：“你今天在香港消费了多少钱呀？”那大陆游客表情惭愧地说：“其实我家的经济状况也不太好，所以今天节约点，只花了三四百万而已。”记者顿时无语。这则黑色幽默的新闻，透露出的是大陆有些人已经富得不再把香港放在眼里，就像今天到香港旅游的人，如果你讲普通话，那是非常吃香的，因为你消费得起了，是上帝。素质上，虽无公民社会的熏陶与培养，但“消费得起”这个事情，可以养活更多靠服务业谋生的香港人。这里没有道德批判，只能说人心在于实力，江湖规矩罢了。

杨伟东与吴志森

在笔会会议期间，我看到大陆独立制片人杨伟东也来参加会议。在他的纪录片《需要》里，有太多张我们熟悉的面孔。这次出现在笔会会议中的，就有《需要》里受访的高瑜和姚监复。杨伟东采访的不少人，都被视为敏感人物，因而被国保警察找上门，已属常情。他对《需要》进行整理的访谈文集《立此存照》，在本届会展中颇受关注。热爱翻墙的网友，可以在墙外看到我们笔会的自由写作委员会协调人孟浪，做杨伟东的司仪，让杨伟东在香港书展做演讲，期待众人对当代中国人渴望自由这一状况进行关注。我见到的杨伟东，身长体胖，宽和随意，热衷于冷静地摄影。他自我介绍“独立制片人”时，我立即提到胡杰，他连连点头。看来，这个队伍在不断扩大，今后呈现出来的中国呼声，将不再仅仅是廖亦武式的底层访谈文字，更有杨伟东、胡杰、艾晓明等人的公民影像，在传播上更为立体，更符合不爱看书的大众的接受方式。我也基于这一点，所以在坚持写作外，也为自己的摇滚梦奋斗着。

不知不觉，转到了“次文化堂”的摊位。售书小姐惊呼：“大家看到这本《我没有敌人》的书没有？现在，这本书的作者吴志森先生就来到了现场，这可真是大活人啊！”只见吴志森举起《我没有敌人》，有人鼓掌，有人没表情。我翻了翻，里面居然有涉及刘晓波的文章，譬如《刘霞的推特》，其第一句话就是：“打开刘霞的推特，无法感受到刘晓波得奖的喜悦，只感到一阵阵酸楚。”在《23 条真的是洪水猛兽》里，他又说：“如果 23 条已经立法，港人继续声援刘晓波、艾未未、赵连海、谭作人、冉云飞，和其他一些为弱势请命而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维权人士，会否被控煽动叛乱？”我抬头一看这摊位，头上还悬挂着两本书的海报，《夜听春雨》和《起看星斗》，皆是司徒华的著作。原来，吴志森是力挺司徒华的人，他是香港电台知名的主持人，主持《自由风》、《头条新闻》，也在《明报》、《苹果日报》发表文章。

我迎上前去，赠送我的摇滚乐 DVD 光碟《公民杨银波》给他。我说：“吴先生你好，看到你为刘晓波打抱不平，谢谢。晓波是独立中文笔会前任会长，我是这个笔会八年的会员。”他紧紧与我握手，问我：“你是大陆哪里人啊？”我答：“重庆。”他接连点头：“哦，你也是作家，幸会幸会。”就这么你来我往，交流起来。类似吴志森这样出现在卖自己书的现场的，在当日可真不少。起初我还不习惯，尤其是在那些人气低迷的场合，作者举着书，东看看，西看看，结果没几人理会，着实难堪，但多看几处，也就习惯了。香港出书、卖书，确实不好做。我还见到一位主持人采访一位农民，这农民能种出真正的绿色蔬菜，写书的人根据调查出版了书，而后请这位农民来谈经验。现场除了人气少了一些之外，做法本身很好，现身说法，有说服力。不可能人人都做到梁文道、廖伟棠在香港的影响力，他们在书展中被悬挂巨幅照片，并有专题演讲，且之前被主办方大打广告。

香港是中国文化中心

如果说田园书屋的生意堪称火爆的话，那么卖司徒华大作《大江东去》的摊位，简直就是超级火爆。那是当日我在书展所见的唯一一处几十人排队购书的摊位，人手一册《大江东



去》。司徒华毕生为民主而奋斗，年年纪念六四，其带领的支联会，在香港泛民主派中，名号最大。老人去世后，香港面临的问题同样复杂，如今这游行示威又像往年，却再无他的身影，今后谁来引领潮流？我当然知道此公的影响力，却装得很傻很天真地询问排队的人们：“为什么你们都愿意买这本书？他是谁？”人们一个比一个惊讶，你一句我一言，“他你都不知道”，“最敢帮我们说话的人啊”，“傻啦，大圈仔，呢个都唔知”……旁边一位美女很认真地用憋足的普通话说：“你也买一本吧，要是你们内地也出现这样的英雄，中国就有救了！”一位眼镜男回头过来，“那边也有啊，像刘晓波，在牢里嘛。”遂赶紧拿一本起来，排在队伍之末，继续倾听他们对司徒华的称赞与怀念。

半小时后，走到“联合国难民署”的售书摊位。一位学生模样的女生靠上来，用粤语讲了一大堆话，联合国难民署是什么机构，我们卖的是什么书，售书款用到什么地方，你怎么去查询款项的去处，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灾难，如果不去救就会有什么后果，如果去救了就会有什么好处，香港这边是怎么开展这些救助的……她几乎不打逗号地讲了几分钟。我就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她似乎感觉我没有反应，欲退去，我以普通话说：“我可不可以不买书，直接捐钱？”她立即向我道歉：“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内地的。其实你们那边，像你们的明星姚晨啊，就是中国区的代言人。姚晨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她演《武林外传》和《潜伏》。小女生意犹未尽：“还有 Angelina Jolie，是我们的亲善大使，你看过《功夫熊猫》吗？她就在里面为那只老虎配音。”这女生真的很可爱。然后我表达了一点微薄的心意，刚要离开，她又递给我一张需要填写的捐款者资料，上面还介绍了紧急救援、避难所、教育、母子平安计划、纯洁的食水等等，还有回邮地址，并标明“如在港投寄，毋须贴上邮票”。这件小事，足见香港 NGO 义工之热情。

就这么一直转悠，几乎每个摊位都看了。书展设立了多台电子书柜，大陆人用拼音打字查询，香港人用字根打字查询。我输入“韩寒”二字，除《漂流中国》外，他的所有书都能在此找到，并且可以一页一页地翻阅。对面不时走来提着一袋袋书的人群。要知道，此处购书，每本价格多在 80 到 120 港币之间。根据调查，到场的香港人平均每人花了接近 600 港币来购书。最让我诧异的是，无论在我这个大陆人看来多么敢言、让政府多么头疼的书，从读者表情来看，都无甚触动，他们可以极为平静地买走刘晓波、余杰的书，没有我这种捧着书还有些颤抖的举

动。不知是地理的原因，还是心理的缘故，在面对这样的文字时，我仍会激动莫名。这说明香港人早已习惯了各种揭示信息，习惯了对批判的宽容、接受和欣赏。在我们这边，觉得了不起的、很给力的，在香港人眼中就是一般般，很正常，仿佛他们总在不断地告诉我：“本来就该如此。”

有一个调查说，香港人有 65% 的人愿意到香港书展购书。1990 年建成会展中心这地盘时，谁也没想到会把书展搞成今天这么大的规模。由此推论，香港不是文化沙漠，乃是中国文化中心。一场香港书展，一场精神洗礼。谢谢你，香港！

（杨银波，独立作家兼编辑。原文链接：<https://cochina.org/2012/07/香港书展游记/>）

[【返回目录】](#)

9-4 李智良：书展印象

“无论书展规模多大，有些书、有些人可是不会在书展出现。正正是它的规模化，让一切难以规模化的东西被拒诸门外，譬如说，我实在想象不到一个诗人如何在那样的环境设置与气氛中，好好的，朗读一首诗。”

我对香港国际书展，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很多人，很吵闹；才走进去就想逃。

我大概是 2000 年左右去过一次书展，那时有朋友给我通行证，可以直接在会展中心地下的入口进去，所以我不能从“普通消费者”的角度批评书展的安排怎样怎样——至少，我没有付钱买票，也没有像许多人一样排队大半天方能进场。印象中，我甚么书都没有买，也没有去听讲座或参观专题展之类的。敞大的展场都是人，肩摩肩的，就是从一个摊位的一列货架这边来到另一边都很吃力，我以为我拿起一本书在看但原来一直挡着其他人的路，每隔十余秒就有人在身前和或背后捱过来要挤过去，一转身随时不觉就撞到别人，不然就差点碰翻货堆上的一迭书或“文具精品”，而且人声沸腾给关在楼底极高的室内回响，然后有四方八面传来的叫卖声互相要盖过对方。走到展场后方，通道可是坐满了一家大小、痴缠的情侣和急着拿出新买的恋物在把玩的“动漫全人”，冷不防会踏在别人撑在地上的手。这样在展场里给挤来挤去，除了情绪消费，觉得那些本来不想买但“见到减价觉得好抵”都买下来，能怎么挑书呢？

无论书展规模多大，有些书、有些人可是不会在书展出现。正正是它的规模化，让一切难以规模化的东西被拒诸门外，譬如说，我实在想象不到一个诗人如何在那样的环境设置与气氛中，好好的，朗读一首诗。反过来我又会想，那些名家座谈、专题展览，如果改在地区图书馆、书店门市，或别的“小地方”进行，难道就吸引不到一两百人来参加吗？“阅读”，真可以在虚妄喧闹的展销会中推广吗？

但，香港国际书展毕竟是一个由贸易发展局主办的商业活动，人们在一个散货场要求有甚么“文化交流”，沾一身铜臭又想有点书香，不是有点突兀吗？人们每年批评书展“重量不重

质”，或是“商业味浓厚”，抑或笑骂着主办方一而再次把文学经典、名画画册当成“淫秽物品”处理，或是对少女模特儿写真封杀不封杀，失诸尺度，前后矛盾……这些热闹的、叫人啼笑皆非“书展现象”，争议不息，却每每把“文化”（或是所谓“道德”）变成抽象、甚至理想化的措辞，让“文化”本身的多元歧义，与藉由此等歧义以检视现实的批判性都丧失了，如此，“书展有没有文化”的设问方式，遮蔽了一个更重要的命题：到底“文化”是由谁、或那些“持份者”，通过哪些社会机制磋议、定义？而不同版本的“文化”，有没有在书展中充分呈现、并有效介绍给许多一年都不会去书店几次的“社会大众”？已经有二十年历史的香港书展，作为出版业/文化工业每年一度的大规模活动，而且是有公帑与公共资源投入的，它对“香港文化”、以香港人作为当然主体的生活思想文化之塑造、呈示与承传，到底应该起着甚么作用，扮演甚么角色？

退一步说，假使书展是由艺术发展局或是康乐文化事务署之类的官方文化机构主办，我们可不是不知道，这些终日被人批评为作风官僚、与民间及业界脱节的机构，亦始终没有一个以本土文化发展为轴的“香港文化政策”可作依据。要一个官办，“不在行”又欠清晰宗旨的书展搞得比较像一个“一个文化文流的平台，让市民大众参与文化盛宴”而且其“优势足以让香港书展在华人地区担当举足轻重的角色。”的话¹，自然就是陈义过高，口号漂亮内容欠奉，以至乌龙白出。诚如梁文道先生所言，在欠政策缺延续性与处事作风官僚的先天条件不足之下，香港书展“总之就是透露一股健康的拘谨的中产阶级气息，总之就是不好不坏并且暧昧的 mediocre，总之就是香港。”书展历年追求量化的成绩，同时又焦虑自身的“健康”形象，乃源于其内容的匮乏、价值含糊。

好些年后我还是去了一趟香港书展，那是 2008 年，书展主题为“多元与创意·书展二十年”，该书展入场人次近 83 万，参展商来自 19 国家、数目近 400……书展的“成绩”年年打破记录，但正正是它的规模化，让一切难以规模化的东西显得无关痛痒。做为一个要在“书展档期”出版一本散文集的作者，来到书展的场馆参加出版社安排的新书发表会，本来是高兴的事。但基于书展的种种限制，袁绍珊、陈智德、叶爱莲、邓小桦和我同时出版五本新书的发表会，只能安排到在人堆中用活动广告牌间隔开来、保安员把守、仅能容纳五六十人的“会展大

¹ 摘自香港书展 2010 官方网页，见：http://hkbookfair.hktdc.com/tc/About_AtAGlance.aspx

会堂”进行，并得在四十五分钟之内完成，包括布置、安排入座、清场，而且现场不得陈列售卖有关书籍、不得给读者签名，“商业活动”必须回到参展商摊位内进行。

在类似的时间—空间设定下，书展始终是一个人流管控极为严格、销售效益主导的散货场，这是许多参展书商都会承认的基本事实。对于比较小本经营的本地“楼上书店”来说，一年一度的书展清货，靠那小小的摊位，确保了他们有足够的现金流继续交租发薪，继续吃力营运下去。在书展里，“读者”是毫无二致的被当成最纯粹的消费者、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所谓“作者”，即便来到这个似乎与其职业（或艺术）相关犹甚的场合，亦没有任何空间多作“推销”以外的表述。再以这场新书发表会为例，单单是五位作者每人用五分钟简要介绍了自己的书，连同主持人的开场白，就用上三十分钟，余下的十五分钟除了布置、安排入座、清场，现场朋友只能发问一两题。而当我们穿过人海，到了出版社的摊位，我们还是给挤来挤去，连歇脚的空间都没有，想和平日难得聚首的作家同行和前辈交流甚么想法的话，在那个时空，显得荒谬。结果呢，就是和来到书展的所有人一样，买书——买自己的书来互想交换——我见到站在货箱上负责收银的年青店员，脸色非常难看，一年没几天要这么忙过一秒不停的，要算那么多种不同的折扣、捆绑的优惠，找赎那么多零钱，他们都累了。

让书变成赤裸裸的贱货，这才是书展办的不雅。

（李志良，香港作家。原文链接：<http://oblivion1938.com/archives/1353>）

[【返回目录】](#)

9-5 信报：书展——文化与贸易的对辩

“历年争议包括摊位愈多者（如三中商等大出版社）愈先选位，中小出版社则被放逐到偏远的‘厕所位’或楼上三号馆，而租金跟‘好位’相同。‘今年指出版商租仓位需按摊位数目先付按金。这对小出版商来说负担颇大。’”

出版商和传媒同业都不期然质疑记者：离书展还有一个月，你现在谈论，会在书展开始前被忘得一干二净。有道理。然而议题周期愈短，重生就愈容易。

书展二十二年，每临 7 月，老问题还会在舆论里复活。

记者请贸发局当面响应每年批评，副总裁周启良快人快语，说贸发局近年“开始文化”是因为给人“闹得多”，但贸发局“不是文化推广机构”。

次文化堂社长彭志铭首届伊始傲立书展，其叫卖、出版尽现庶民活力，是书展销场的骨干风景。书展安排问题每年层出不穷，是故仍旧听见彭的三字经。

上书局总编辑邝颖萱协办书展文化活动，为本土作者奔波、直言书展的文化预算问题，展示小出版社的承担。

Kubrick 店长 Amanda 向以推动小众前卫文化为志，今年决定在摊位内搭起小舞台。

皇冠出版董事总经理麦成辉在书展外发力，与其他中型出版社分享资源，连结版权买卖力量，初见成果。

七日喧嚣，寸土必争。透过重问书展是文化还是销场的老问题，只为尝试一瞥散落展场内、和缺席于展场上的、艰苦经营的中小型出版者。

第一回：文化之 to be or not to be?

1.0 请学懂欣赏我们

自 2005 年林天福上任贸发局总裁，书展在销售的历史使命上逐年增加“文化含量”。林甫上任和《亚洲周刊》合作，邀请华文话题作家、西方著名作者到访书展。2007 年起制订大会文化主题，2009 年开设文艺廊。去年成立文化活动顾问团担当“质量控制”。

粗浅归结，文化以高雅和道德之姿入主书展，和现场散货叫卖一地弃书的气氛大异其趣。去年驱赶 0 靚模事件高举洁净形象；高雅则见诸受邀参与讲座作家。今年来港作家名单表面平淡，但仍邀得独当一面的内地科幻作家刘慈欣、闻说将参选总统的李敖，和当选年度作家的西西。而香港异议作者利瓦伊怡、偏锋低调但深受推许的淮远都在本地作家推广之列。从每年到访作家名单看，胸襟眼光均属行内。

只是交流的实践如何？过往曾有批评指传媒难以访问作家、讲座不切题、文化活动预算捉襟见肘等，这关乎策划者的“牙力”和文化活动管理智慧以至诚意。周启良回应：“有意见我们会听取，思考改进。但我想大家有误会。我重申我们不是文化推广机构，而是贸易推广。”无怪乎有人提出书展不应由贸发局主办，举例可效法台北书展由出版业界组成的台北书展基金会主理，官方资助。又有提议指书展应由政府文化部门代办。

但周启良说书展已成为九十万人流管制的事，牵涉大型活动管理，而非单纯文化聚会：他们曾考虑放弃主办，却无人接手。由贸发局继续主理，看来暂无别途。

“畀人闹得多，现在我们要文化使命。我又不觉得之前卖书有什么错。”周启良为评论人在不理解下批评感气愤，却又自我检讨：“去年参加书展二百七十场活动的市民有六万，比前年上升一倍。比对九十二万入场人次，当然我们也不满意，10%也不够。”香港会展 1988 年落成，因暑假淡季而出现空档，1990 年贸发局决定接手大会堂书展，以销售为本位。对书展或贸

发局寄予文化期望的落空，贸易机构执行文化推广的先天错位，即使在近年主办当局努力下，也不容易妥善梳理。

梁文道多年来既为贸发局“度桥”，亦不讳批评。他也直言此是结构问题，“情况是很尴尬：那些展览、讲座每到细节设计就出现问题。贸发局确不是文化推广机构，但我也认为应由文化机构代为主办。我期望的图景反而像爱丁堡艺穗节或釜山电影节那样，在每年七月，公共图书馆、民间、书奖团体等在各个角落共同围绕书去做展览、推广交流、共同创造全城阅读的文化氛围。”但对展场内艰苦推动阅读文化的人来说，依然希望抓紧错有错着的机缘。在九十万人次聚集的现场，还是一个“由量变牵动质变”的契机。

为书展组织专题讲座的邝颖萱认为，引介本地作者给香港读者，到海外或至少华文市场，乃是书展首要题旨，“我在想象多元画面。书展应否透过支持本地作者，扶助本地出版业？”彭志铭也问：为何去年不安排韩寒和香港八十后作者对谈，而只跟前辈名作家同台？小出版社资源紧绌，推新锐作者风险大，但亦吊诡地唇齿相依。次文化堂十年前有陈慧“爆出”，今年彭志铭推新人林匡正，其《80 后运动》刚夺香港书奖。上书局以“每四本书可蚀一本”的游戏规则支持新作者，“今年有四五个新人来敲门。”邝颖萱今年将办涂鸦主题讲座，由 MC 仁和台湾的毕恒达对谈，拉出视野，还有因抗地产霸权进行全天候生活实验而受瞩目的庞一鸣。既推新作者，“亦是时下脉搏。”

1.1 我们不能公开文化开支

邝颖萱指贸发局对文化议题态度开放；但若牵涉到经费就显见张力。邝并非邀请最著名的外地作者，“办方初时不给预算，只问我那嘉宾是谁？得唔得噶？宁愿我请熟口熟面的本地作家。”而上书局编制的《读书好》作为书展场刊，乃由地产商赞助而非贸发局出资，碍于预算，只能印制十万本，数量只及去年入场人次九分之一，书展首两天已派光。

不止场刊，书展不少文化活动原来也由“有心人”资助。周启良道，“搞文化事业需很多资源，我们的文化开支也大了很多。好像英国文化协会、领事参赞有帮忙，亦有机构赞助天水围学生来书展。近年又有邓永锵出资请英伦作家来。”这么多有心人，贸发局的文化开支，委实占整个书展预算多少？

周启良拒绝公开账目：“不同读者对此可能有不同诠释。”有人觉得贸发局有此责任。周说：“我不觉得有。”贸发局乃“法定组织”，以商业原则运作，亦由立法会拨款的公帑支持。市民监察公帑运用的权限，的确是灰色的问题。“究竟问我们索取预算的人，是想争取更多资源还是什么？任何出版机构想搞活动，我们也会因应资源，看看会否配合。”贸发局主要支持的“飞来蜢”为各出版社自行申请的“新书发布会”。甚具影响力的艺文书店 Kubrick 每年申请，也只获批一个，而且讲座远离展场。店长 Amanda 说，“不想只谈新书，还想拉出书展没提出的议题。”Amanda 今年决定在自家摊位开划两平方米的小台，每天发起边缘议题讨论，如弱势文类、本地缺席书展的同业造书之路等，在边缘设置“呼唤的中心”，令不能见变成可见。“但这年贸发局不允加大摊位，我一再去信说明加位理由，请求受理。他们只官僚答复。我惟有自行开辟小台。”

第二回合：不谈“文化”，就谈贸易

文化推广或许是美丽误会，那么贸发局以“促进、协助和发展贸易，尤其是出口”为旨，如何令整个出版业继续在贸易里活跃，许是责无旁贷。

梁文道指，六七年前还会向贸发局进言，发展版权贸易，建立华文世界的出版重镇，但现在已“时不我与”，北京图书会的业内交流地位已然确立。“现在，只能集中把零售这一块做好。来书展的内地游客日多，不曾出席内地书展的韩寒也现身香港书展，结果引来不少内地青年。销售还是有发展空间。”依这些前提去理解中小出版和贸发局就书展安排的多年争议，便会明

白争议远不囿于行政、展览专业或个别利益的考虑。中小出版社如何“被现身”书展，牵涉到能否在销售的平台上，确保他们的参与成本处于合理水平，接续百花齐放的活力。

历年争议包括摊位愈多者（如三中商等大出版社）愈先选位，中小出版社则被放逐到偏远的“厕所位”或楼上三号馆，而租金跟“好位”相同。“今年指出版商租仓位需按摊位数目先付按金。这对小出版商来说负担颇大。”彭志铭指，去年贸发局要求先运书往将军澳再送会展，今年则要把书先运往青衣再交湾仔。既要书商提早印好新书，又大大提高运送成本，费时失事。

“这些年来我不断口诛笔伐，我终在六七年前争取到一号馆‘一条街’，共二十八个摊位给散兵游勇先选位。如此维持四五年，前年再跟邝颖萱成立中小企书刊业商会，组七十个摊位以更先选位。”彭和邝指，去年贸发局受大出版社压力下，不让他们再自成“读家村”，“贸发局打散我们，加入其他小出版社，合成一百四十四四个摊位。只要让弱势团体有机会做生意，我们求之不得啦！”今年中小企区仍在，闻说比去年离大门远“一条街”，周启良则指中小企区位置固定在“第二好位”。“展览是专门学问：让大摊位先选是国际惯例。若全部书商平等抽签，小出版商因此先选，很可能会打散摊位，大书商会很难选，或因而不能参展。展览根本做不成。”“另一理由是，大出版集团资源多些、研发产品多些，对买家的吸引力大些。我将大公司放前，没错吧？也不要提它给我的钱多些，我应该服务它好些。”周启良强调在商言商，但同时又指贸发局不是商业机构，所以摊位租金未能根据“市场”波动，偏远摊位较廉宜，“这要求合理。但贸发局是半官方机构，要持公平、公正、公开的态度。那条（价钱）线划在哪？一样引发争议。若三号馆八折收费，我们间中把人流引到三号馆的话，贵的摊位又会抗议了。”依贸发局思维，妥贴服务大出版商才能撑起书展，又如何体验彭志铭提出的“多些业界参与，提升行业动力”？彭志铭指高地价逼迫书店下架快，没门市的出版社囤积死货特别严重。牛棚书展停办，渣打书展撑不下去，商场书展不成气候，香港书展进一步成为中小出版商的营运关键。

后话：面目模糊

有三中商主管向记者指出，今年本地出版明显减少，香港书架都要由台版书填空。近年新出版社寥寥，去年咬牙一试的朝气文学出版社文化工房也不再参展，文史哲重要推手序言书室也从不参展，成本不划算，喧嚣中生意也做不来。

当然，七天书展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本地出版困境，但在此资金、人流量极大的七天，贸发局一个微小的行政决定往往足以判处小出版社“死刑”。各处突起的小军，往往能诱发关于书的无边、新颖想象，政府挂在口边要推行的创意产业，关键正正在于“小”的力量。

记者想起皇冠掌舵人麦成辉慨叹，贸发局推广高雅文化声势强大，媒体总爱挖“低俗”书展争议也铺天盖地，偏是默默耕耘的出版社面目模糊，其“不高不低”、山寨雅致兼备的出版生态光谱，却未能得到呈现。“出版界本身其实很小，太小了，欠缺社会实力。”

迟来的版权交易？

承上文谈到贸发局推广出版贸易的角色，应提“版权交易”一环：一种比推动零售更见远虑的环节。

然梁文道指时机已过，也令记者想起年前贸发局在书展半途关闭开设的版权交易房间。“可惜大出版社不支持。”邝颖萱建议书展首两日闭门做版权交易。“外国书展也这样做。若销售时间少了，主要可能是大出版商不愿：他们去各地书展买卖版权不难，小出版商则很难。”周启良也不排除未来或有此安排，“但我要看到版权交易的需求达一定数额，才这样做。”无论如何，贸发局今年决定再推版权交易。首先开辟版权酒廊“International Copyright Exchange Lounge”。二是亚洲出版研讨会转为国际出版论坛，请来外国大型如 Penguin 的出版社来看酒廊上展示的本地出版。第三是 porto 网上虚拟交易平台，现有四千多本香港出版书籍资料。



书展外发力

香港卖书往国际并不多见，邝颖萱指，MCCM 出版社曾单枪匹马到法兰克福卖版权，大叹不简单，也困难重重。

麦成辉去年和天窗、明报、突破等出版社组成流行图书协会，共商对策，面对销售点减少的困境。他们希望集中力量，一同开发版权售卖予两岸三地，开研电子书等。

皇冠和天窗这十年已累积卖版权予内地的经验，他们偕「新手」亲赴中、台、马来西亚书展约谈版权，同样重要的是，“见识别人如何造书，刺激灵感。中国近年的书别有实验性。他们有时还嫌香港书粗糙。”那香港的书还有版权市场吗？

麦指，香港以心灵、励志为主题和流行文学的“原创书”做得较好，内地需求也颇大。香港则很少买版权做“版权书”，涉及的知识香港没研究，市场也见局限。

（黄静，信报记者。本文转载自信报，原文链接：

http://www.hkej.com/template/dailynews/jsp/detail.jsp?dnews_id=3130&cat_id=9&title_id=438887）

[【返回目录】](#)

9-6 梁文道：在香港还坚持读书那你就是真正的读书人

“香港人有一个说法很奇怪，就是把“读书”和“看书”分得很清楚。对他们而言，读书就是在学校里念与功课有关的书，而看书是在闲暇中的兴趣。看书被认为是特别高深、闲暇时的兴趣，于是慢慢地，看书和日常生活分离开了。”



我一直觉得香港书展是一个有点奇特的事情。第一，大家都觉得它是文化活动，因为它是书展，但它的承办机构又是香港贸易发展局。贸易发展局从来就不是一个我们应该指望的能做好文化的机构。香港没有一个专属的文化局。所以香港书展一直处于很尴尬的位置，它到底是商业活动还是文化活动，定位不是很清晰。

香港书展其实成了一个以零售为主的书展，到今天，几乎百分之百都在做零售而不是做版权交易。而这样一个书展在做零售方面可以说是非常成功，起码每天入场的人数非常多，书的销量也非常大。问题在于，在短短几天时间内，你让这么多人密集地挤在这里，完全不能指望它有一个清静的环境，有很有读书气氛的文化活动。你可以把它看成大家赶集去买东西，只是大家买的东西是书而已。

最后一点也是最奇怪的一点，香港从来就不是一个以阅读风气好闻名的城市。最近香港一些机构做的调查显示，有六成的香港人或许一年没有读过一本书，也就是说香港的阅读率比起很多发达地区算是非常低的，甚至低过离我们最近的深圳。但偏偏在这样的地方，有一个创世界入场人数之最多的书展。这真是一个谜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李嘉诚说“小说没有用”

香港是一个比较急躁和功利的社会。首先必须承认香港普遍上阅读气氛并不是很好，但我并不觉得香港是“文化沙漠”，因为有非常多优秀的文化人、作家，也有声势不是很浩大但一直在坚持的高质量的文化活动。香港书展参加人数之所以大，我看原因是香港书展已经变成了香港夏天的一件大事，香港人已经习惯把书展当成了一个春节花市一样的东西，反正到时候七月份大家都去，那我也得去赶集一下。(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香港人有一个说法很奇怪，就是把“读书”和“看书”分得很清楚。对他们而言，读书就是在学校里念与功课有关的书，而看书是在闲暇中的兴趣。看书被认为是特别高深、闲暇时的兴趣，于是慢慢地，看书和日常生活分离开了。好像是特别高雅有心有空有神的人才会有兴趣去看书，结果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从这个现象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对香港人来讲，看书并不是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有的一种休闲的、生活上的习惯。

其次，香港人太过喜欢迅速地、功利地做任何事情。如果他觉得能通过聊天知道的事情他绝对不会看报纸；如果看报纸杂志能知道的事情他就绝对不要看书，能够在网上一句话说完的东西他就更不要看长篇大论，因为他会觉得这很不实用，浪费时间。所以这样一来，看书就变成是一种投入非常大，获益却不一定有保证、甚至非常少的一件事情。

这也是为什么文学在香港尤其冷门的原因。除非是引人入胜的武侠小说、爱情小说。香港这个城市常有一些人出来号召要大家多读书，也有一些年轻时读书比较多而又有名望、有地位的人物，比如李嘉诚，他以前说年轻要多看书，但他也说得很清楚，他从来不看小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小说没有用。那我觉得李嘉诚这句“小说没有用”相当好地代表了香港人对阅读的态度，那就是看书要不是是一种很高雅闲适的兴趣。从有用的角度看，很多人就会觉得看书投入太大了。

香港人阅读趣味的“本土化”

以我所知，现在大学生的阅读情况也是越来越糟了。不过这也不只在香港，应该是一个国际趋势。英国也是这样，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科不再要求学生读完几本完整的书，常常只要求他们读完某些章节。至于学生，功课压力那么大，又要参加一些社团活动，自然也不会有什么时间读书。

我的感觉是香港现在的大学生对读书的态度和中学生差不多，都是一种应付课业要求的态度。很多学生甚至对读书的义务感都没有了。

以前在大学还比较精英的年代，大学生就该在校读书，就算读书兴趣不大，但多多少少会觉得自己身为大学生，不管是读社会学还是历史学，好像总该读点书，不然会不好意思。以前我念书的年代，很多学生还会有这种义务感，这种义务感严格来说算不上什么兴趣，但是它起码会逼迫学生想要读点什么。现在的学生连这种义务感都没有了，完完全全只能讲兴趣了。但问题是，当只能讲兴趣时，他们是不是那么有兴趣呢？这就很难讲，他们很有可能也没什么阅读兴趣。

正因为这样，香港少数对读书有兴趣或对文化有看法的人，他们的坚持就很可贵。我常常引用北岛说的一句话，因为北岛住在香港，他最有体会。他说：“你在香港还坚持写诗，那你就是真正的诗人。”我觉得这话很有意思。

在香港，你做艺术，写作，别人会觉得你是个怪胎。因为你根本没法靠这个挣钱，书也卖不出去，不像大陆，写本小说也能卖几千本，在香港，小说印个几百本，可能还卖不完。你不会有像《南方都市报》这样的报纸来采访什么新书发布，公众不知道你是谁，没有人给你掌声，你也没有物质的报酬。相反，你可能还要牺牲你本来可以拿来玩的时间，牺牲掉你本来可能有的好的工作，牺牲掉你本来可以跟别人社交的时间，牺牲掉太多太多东西，但是你仍然愿意写书、看书、做这些艺术文化的创作，那你一定就是毫不功利地只爱这个东西。

现在香港人的阅读兴趣上越来越注重本土口味。越来越多的人关心香港本土社会的面貌，香港的历史，香港的文化，香港的掌故，这种书是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去看。

但就我个人来说，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我们以前那种读书环境培养下的阅读能力正在慢慢流失。造成流失的原因主要还是现在人上网太多，习惯跳跃式阅读，每个人都希望在很短很快的时间内攫取自己想要的信息。最后变成，稍微长篇一点的东西，大家就失去阅读它的耐心了，然后连专注的能力都失去了。(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这种趋势带来的另外一个恶果就是，由于你在阅读时要求短平快，必然会影响你的书写，书写也会变得越来越单一。本来写东西旧有的方式就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但是慢慢地大家对于凡是自己觉得不够清晰不够直接不够简单明了三两句话不能讲完的东西，都不想看。稍微曲折一点的表现，大家的兴趣就都失去了。

为节目牺牲了哲学阅读

虽然我现在主持几档读书节目，但我的阅读还和之前差不多。不过，我发现，做了这些电视节目后，很多我原来特别感兴趣的领域的书不得已只能被“牺牲”掉了。因为有些领域的书不适合在电视上介绍，要介绍也不能总是持续介绍那几个领域的书，比如说哲学、政治理论这方面，我分配给这些书的时间减少了许多。

我平常一年大概要看两三百本书。平时我几乎是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有空就读书，花在阅读上的时间平均一天有六个小时。我现在很少出门应酬，习惯也越来越坏，我可以一个月不开电邮，电邮不用，手机也长关，我一般喜欢在家里面，即使外出时也呆在房间里看书。

平时出门的话，我包里随时都会带两本书。有时也会有电子书，但无论如何我都会多带一本纸质书，不然我总觉得没有安全感，觉得一本书在路上看完了没有第二本书看了。所以我也很难讲有什么阅读习惯，反正就是随时随地都在读书。

我平时找书主要是通过一些书评期刊。比如说像《泰晤士文学增刊》，《金融时报》的周末版，还有大陆的《读书》和《书城》杂志。还通过一些有名的书店网站，找一些最近出版的学术书籍。另外，我还会看一本美国的文学书评杂志叫《BookForum》，它办得比《纽约书评》还好，以前我会订《纽约书评》，但现在我都看《BookForum》。

除了自己买书之外，还经常会有大陆出版社给我寄书，大概一个月能有二三十本。这个真是太多了，我也巴不得叫他们不要这么做，我还是喜欢看我自己买的书。

在如何选书上，我也有自己一些方法。一种是我对这个作者很早就有所认识了，通过以前的阅读，人家的介绍，书评，或者是透过它的目录，我在书店看书，经常会翻它的目录，翻一翻它大概的内容。其实你买书买得多，看书看得多，你这种基本的鉴赏书的能力，日积月累慢慢就会有的，这不算太难的一件事。

有的学术书籍，你看它题目非常大，《论中国文化……》这种九成都是不好看的。如果是学术书籍，我认为是最容易选的。你看他的一些基本的东西，比如你看他的参考书目。比如说有一本书，它说要研究英国史，你翻它参考书目，一本英文书都没有，全都在用二手的翻译的东西，那你就知道不用看了。再或者说有一本书，它要谈比较重要的学术问题，那你看它的注释就能大概看出这个学者的功力怎么样。非学术书籍，反而比较难，但是随着你经验增加也会有鉴别能力。

Q & A:

1、你经常逛书店吗？喜欢去的香港书店是哪些？

我买书主要还是通过逛书店，有的书不好找，可能就要订购。我经常逛的书店，一是离我家较近的一个比较大型的商务印书馆书店，基本一个星期去两回。另外有一些小书店，在旺角等地的，一个星期去一回。

北京的书店我几乎个个都去过。每回到北京。只要有时间。我一定去万圣书园，以内地出的中文书来讲，万圣大概是买书最方便的地方。我要看的书它基本都有，选书选得好。

2、你经常去香港的图书馆看书吗？

香港图书馆其实还不错，我可以免费借我母校香港中文大学的图书馆的藏书。我只要办张校友卡，就可以在家里直接上它的网站看很多电子期刊。香港中文大学的图书馆除了本馆外还有四个分馆，分散在校园几个位置。尤其绝版的书我真要用起来，就要去图书馆借。

偶尔会去我家附近的一个小规模的公共图书馆，叫做香港沙田图书馆，虽小，但也至少有二三十万藏书。

3、你经常在香港网购图书吗？

我常常网购，说起来也很怪，跟别人习惯还不大一样。我平常的做法是，在网上看到我想要的书之后，把单子抄下来，交给香港一些小书店，请他们替我购买。这样其实会比较贵，可我觉得好处在于，让他们小书店有生意做。

如果偶尔时间赶的话，我也会直接在网上订购电子书，像亚马逊是我常常光顾的网站，我直接向它订购我要的电子书。

4、你平均每个月花在买书上的钱有多少港币？哪一类书买得比较多？

大概每个月得接近七八千元。有的精装英文书会很贵。人文社科的书籍我买的非常多。

5、你通常用哪种电子书阅读方式？（Kindle，iPad，手机，PC，其他方式，喜不喜欢电子书）

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用 kindle 看书，主要是用来阅读亚马逊网站上购买的电子书。我包里随时都有两本书，有时候也会有电子书，但是我基本上是带着一本电子书还带着一本纸质书，因为我总是没安全感，觉得一本书在路上看完了没有第二本书看了。

6、家里藏书大概有多少册？

可能有一万册吧。

7、最近买的一本书是什么？

很难讲，因为我一下子会买几十本，我一下说不出来。

8、香港书展会不会去？对书展感觉如何？

今年我会帮资中筠老师的讲座做主持。另外就是延续去年我帮香港书展策划的一个读书会，叫“经典读书会”。主要是包括我在内的五个人，每人选一本自己心目中的经典著作，做一个读书会。读书会的人数有上限，最多不超过三十人。香港书展入场人多，每年六七十万人，一些讲座现场都是过百人，但是我觉得我们也许需要一些比较面向小众的、细致一点的活动，所以就想到做读书会，今年干脆就叫做“少数人读书会”。今年我会做第一场读书会的导读人，我带大家读的书是柏拉图的《申辩》。

说到对香港书展的建议，我希望承办机构能用一些更专门的，更有文化导向，更清晰的主题去做好这个书展。它每年都会有一个主题，但在我看来，那些主题都太普通，太平常了。另外，场馆布置非常专业和高效，但是仍然缺乏一些文艺特征，可以在设计上更多一点心思。

（梁文道，香港文化人，媒体人。原文链接：

<http://gcontent.oeeee.com/7/5d/75d33f05e175dad8/Blog/c3c/387782.html>）

[【返回目录】](#)

【鉴】

9-7 叶辉：大陆和香港书展都不如台北

“书展本身是作为商业活动存在的，如果活动能办好但合同签不出去，也不算是成功的书展。但是真正成功的书展一方面要做好销售，另一方面也要做好文化事业，这第一方面香港和台北做得不错。但如果文化上不能作出成绩，只能说成功了一半。第二方面国内和香港都做的不如台北。”



凤凰网：作为参展嘉宾，这次香港书展你的主讲内容是什么？

叶辉：主要是介绍香港几位老作家，以及年轻的作家潘国灵等人。

凤凰网：在香港书展历年的发展中，你看到了它怎样的变化？

叶辉：量的变化大，质不明显。香港书展是香港贸易发展局办的，所以其实并不是搞文化而是搞贸易的。我觉得量方面做的比较成功，质的方面还有改良空间。

凤凰网：书展是否影响了香港本土的文学气质？

叶辉：书展也办了很多年，书展只是呈现不同的书，多方面的文学，譬如文化的、科学的、社会的、艺人的都有，所以对文学的提高并没有太大帮助。但是它从今年开始就定了一个主题，叫“香港作家巡礼”，邀请 15 个年轻的香港作家，在北京、上海、广州、台北，都做了路



演，主要还是介绍香港这些作家。而且在书展里有很多讲座，譬如邀请香港 7 个作家以一个系列主题开办讲座，所以书展在这方面也是帮助香港作家拥有自己的话语权。我觉得非常好。

凤凰网：与中国内地、台北、法兰克福、莱比锡书展比起来，香港书展的特色在哪里？有怎样的不同？

叶辉：我印象最深的是法兰克福书展，它的文化空间大，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良好的文化交流。比如来自欧洲、南美洲、中东的……中东出版状况很特别，因为它的信仰背景是伊斯兰宗教，所以有很多禁忌。总之我觉得法兰克福书展很有国际性。此外法兰克福书展除了介绍新书之外，还有非常好的做法，比如书展门口有十几个小摊贩，销售旧书，所以不仅能在法兰克福书展看到新书，也能看到旧书。

而香港和台北的书展主要是华文书籍量比较大。香港也引进了不少英国读物，因为香港曾是英国殖民地，而大部分香港人都懂英语；台北书展也吸纳了不少外国作家作品，但主要还是通过中译介绍，一方面台北书展会为外籍书寻找台湾读者，另一方面也透过这样的书展把台湾的声音向外释放。

凤凰网：那你对内地书展的印象呢？你觉得两地相互比较各自有哪些进步的空间？

叶辉：我曾经去过上海书展。书展本身是作为商业活动存在的，如果活动能办好但合同签不出去，也不算是成功的书展。但是真正成功的书展一方面要做好销售，另一方面也要做好文化事业，这第一方面香港和台北做得不错。但如果文化上不能作出成绩，只能说成功了一半。第二方面国内和香港都做的不如台北。

台北每一年都透过书展活动，把全世界好的华文作家都请到当地去交流，在文化交流部分，上海和香港没有台北做的好。

凤凰网：著名作家王蒙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视最关注文学和作家的国家。”与内地相比，香港的文化关注的倾向有怎样的不同？

叶辉：这个是大题目，不能简短来说。

大陆的忧患意识比较重，还是因为大陆文化与岛文化之间有差异。香港人用比较现世，当下，俗世，文化包袱不重。但重有重的好处，不重有不重的好处。重对文化的传承比较深刻，比较有忧患意识，不重有利于体现那种新的形态，不同的表现方式，可以没那么多包袱，表现得比较淋漓尽致。

凤凰网：以书展为表现形式，内地与香港的文学关系是怎样的？尤以租界存在的上海，和曾身为殖民地的香港，双城有怎样的纠缠？

叶辉：3、40 年代，不管是电影还是小说，譬如张爱玲就是穿梭于两城的作家。那时候有一条船是一个礼拜对开，停靠上海，厦门，山头，香港这四个地方，香港和上海就是靠这样一条航线联系，由此香港的文人、艺术家做了很多交流，尤其在电影方面。

那时候上海是一个租界，有很多不方便之处，于是很多香港不能做的就能在上海做，香港有一个电影公司拿了一些资本去上海去拍电影，然后同时开了一个印刷厂。比如文学刊物《红豆》，就是在上海印刷的；很多作家在抗战后期也来到香港，比如穆世英，而其他小说家、电影编辑也来了香港。双城在 30 年代在文化文学方面交流很多，互相影响，一方面都是大都会，另一方面香港是殖民地，上海是租界，也是变相殖民，所以很多方面都能相通。

凤凰网：有人预言 2018 年纸质书将消亡，这样说来，书展存在的必要性也有可能消失，你对此有过担心吗？

叶辉：我从不担心。因为一本书永远是一本书，不管用什么形式出版。以前我们的书将文字刻在鼎上，后来用竹简篆刻，西方则用羊皮书写。书的纸张也经历了不同变化，只要能够用

一五十一周刊 69 期——书展，不仅仅在香港书的形式出版，不管是电子书，实体书，或者用从前不同的载体刻印出来，它总是书，不可能不是书。

2018 年太久远，我觉得我的有生之年肯定还能看到纸本书。如果下一代、下下一代，认为不值得阅读纸张，那是他们的问题，我们用不着为他们的选择担心，就好像汉朝以前的人不用担心后人的阅读状态。

（叶辉，书评人，香港岭南大学人文学科研究中心顾问。本文转载自凤凰网，原文链接：

http://book.ifeng.com/special/2010xianggangshuzhan/content-2/detail_2010_07/22/1815183_0.shtml）

[【返回目录】](#)

9-8 石剑峰：书展双城记 ——香港书展值得上海书展借鉴

“开放与多元同样在书展上体现出来。以往，人们往往把书展仅仅视为推动出版的一项活动，香港书展突出的是香港在出版和文化方面的某些优势，即开放的香港是包容而多元的，能够吸纳、融合外面的各种文化。”



再过一周，2009 上海书展就将重归上海展览中心。上海市民的阅读嘉年华、全民文化盛事、上海文化名片等等，这些都是上海书展这 6 年来矢志追求的目标之一。不可否认的是，年轻的上海书展离这些目标还有一些距离。

今年参加香港书展的读者多达 90 余万人次，占香港总人口的 12% 以上，人均购书 400 多港币，超过七成读者参加了 3 届以上书展——香港书展的的确确是全民参与的一次阅读嘉年华。

上海书展希冀取得的效果和目标是和香港书展相近的，不过 6 岁的上海书展在各方面确实还需要向 20 岁的香港书展学习更多。

香港书展二十年了，未来怎么走？香港贸发局总裁林天福说：“第一是从经济层面发展，书展是推动出版的重要活动，希望透过书展，引起读者对书刊的兴趣；第二是教育方面的发展，要让孩子从小培养读书的习惯。还有就是文化和旅游层面的意义。”

书展也是生意

上海书展和香港书展是在举办形态上最为相似的两个书展：书展参加主体是普通市民，新书发布、讲演签名和图书买卖同时举行，它们都依靠各行名家和图书折扣为噱头吸引读者入场……不过，已经 20 岁的香港书展已经成熟，据统计今年参加书展的读者多达 90 余万人次，占香港总人口的 12% 以上；同期举办读书活动 200 多项，吸引读者 4 万人次；港外访客超过 1 万人次；书展上人均购书 400 多港币；超过七成读者参加了 3 届以上书展。单纯从参加人数和占市民人口比率看，在全世界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如此受追捧的书展。

对很多香港人来说，参观香港书展已成为习惯，每年暑假都会参与这项年度盛事。对书展组办方香港贸发局来说，把书展当作一门生意和产业在做，可能更符合香港本土特色，也更能维系其繁荣。“举办书展必须了解产业特色，要推广文化，与卖皮鞋、卖珠宝是有一些共同的元素的。”香港贸发局总裁林天福回答说。话虽如此，但书展主办方几乎都不赚钱。香港书展的收入主要依靠摊位租金，“租金是平价的，否则小型出版社、二楼书店无法承受。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为了应付庞大人流，面积使用率很低，三成空间是摊位，七成是通道。另外，人力物力需要很多经费。从经营收益讲，这是个‘烫山芋’。”香港贸发局总裁助理叶恩泽说。

既然是生意，当然不能全部由官方机构来操办。从第一届书展开始，贸发局就与各种机构合作举办文化活动。香港书展的组办方是香港贸发局，但协助组织的机构还包括《亚洲周刊》、香港艺术发展局等商业或政府机构。特别是《亚洲周刊》，近几届香港书展上最知名的作家学者都是通过它们的渠道邀请而来。很多参加书展的内地和香港嘉宾印象最深的就是《亚洲周刊》实习生们全天候的接待——安排活动日程和采访时间。“‘名作家讲座’单元是和《亚洲周刊》合的作，邀请的作家都是由他们拟定的，贸发局基本不作干涉。”叶恩泽说。

适时考虑和民间团体及其他机构合作举办书展，共同策划某些书展活动，也许能为上海书展打开一些思路。

便利读者第一位

几乎所有港外人士对香港书展的直观印象是：大和专业。香港书展举办地是香港会展中心，在全世界也很难找到一个更大、硬件更好的书展场地，而更壮观的是每天都会见到满坑满谷的读者，蜿蜒排列井然有序入场。从人数/规模上看确实是上海书展甚至是全国图书博览会的好几倍。香港书展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叶恩泽的回答是：“我们对书展的定位是全家都能进来参观交流的会展，任何类型的合法图书都能来书展交易。其次，多元和包容是我们提倡的，照顾不同的人的需要，把平时不去书店的人吸引过来，慢慢培养其读书习惯，不同类型的顾客能够在文化熔炉里各得其所。其三，强大的人流也吸引了更多的出版机构参与书展，卖书赚钱。”

但常有一种意见是，如此多读者参加香港书展并不代表香港人对阅读有多么热衷，香港人文化修为有多么高，因为对于相当多香港人来说，参加书展很可能是一年中唯一一次买书机会。此话确实不假，很多香港市民拖着手提箱来装书回家，看中的是书展上的折扣和图书集中度。另一个佐证是，香港不少出版社和书店一年中 60% 以上的营业额由香港书展贡献，它们的生计基本上由书展维系，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日常生活购书习惯和阅读的缺乏。满坑满谷的人潮有时候确实会带来一定的错觉。另一个常被追问的疑问是，这么多香港人买了什么？看了什么？和其他国内书展情况相似的是，通俗小说、生活养生、励志教育、漫画写真总是最受欢迎的，想在香港书展上找文学作品和学术书籍可能比上海书展、全国图博会都要困难些，香港本土出版社在出版内容层次上并不比内地出版机构强，政治类书籍除外。

但这些质疑都不能否认香港书展在方便、服务读者等方面的细致和周全。常有人把香港书展的有序归于香港市民的高素质，但组办方管理、服务、敬业似乎更值得学习。香港书展的最大特点是把便利读者放在第一位，进出线路清晰分明，场内路线回旋有序，专业保安几步一岗。这样的安排，甚至一直蜿蜒到书展举办地附近的天桥、楼宇通道、地铁口、巴士站、轮渡站。为避免人潮拥挤和混乱，会展中心的自动扶梯基本上做了单向行驶调整。各种供读者歇脚休息的场所应有尽有。周末开夜场至半夜 12 点。人来人往，进出离去，浏览付款，人潮井然

有序。书展上数量充分、规划细致的独立讲厅，让每个空间自成平等的“小宇宙”，雅与俗、浅与深、热闹与安静，各有各的专注，互不打扰。此外，除了书，文具、衣服、玩具什么都卖，场景跟街市甚至庙会都很神似，这也恰折射了香港的市井文化特点。

书展上许多小细节也常常是内地书展所忽略的，比如购书速递服务；车船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儿童优惠票价；不同时段入场不同票价；团体票优惠；提供超级书迷证，书展期间无限次入场；提供口罩和酒精洗手液；还有印刷了上百万份的书展地图，详细标明会场地形和每个活动时间、地点、嘉宾等。而由组办方统一安排媒体专访嘉宾，更是上海书展从来没有过的尝试。

所以令叶恩泽最为自豪的是：“在固定的空间里要照顾每一位书迷的安全和舒适，服务经验是我们的优势。”

包容与多元，无可取代的取向

开放与多元同样在书展上体现出来。以往，人们往往把书展仅仅视为推动出版的一项活动，香港书展突出的是香港在出版和文化方面的某些优势，即开放的香港是包容而多元的，能够吸纳、融合外面的各种文化。内地、香港、台湾、东南亚等地区，只要是好的出版物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读者，作家和学者在书展上讲什么也不受任何限制。所以，除了能在香港书展上集中买到内地无法买到的一些书籍，对于内地读者而言，香港书展的吸引力还在于可以有机会见到许多很少在内地公开活动的作家、学者，参加书展也是去追星。

“幸好还有一个香港！”这个感叹在每个场合、每个年代都会有人说起，虽然它所指代、感慨的内容不尽相同。这句话同样适用于香港书展。香港书展的迷人之处在于，协同组办书展的各方机构能把华语世界最重要的作家、学者请来与读者见面，不分国籍地区，不看政治身份背景，丝毫没有偏颇怠慢，内地和台湾都做不到。而对不少书展常客嘉宾而言，参加书展与两岸三地朋友们见面，慢慢也成了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仪式。《亚洲周刊》主编邱立本说：“（书

展)也是阅读这座城市的多元化身世,也读出两岸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民族必须冲破任何的读书禁区,共同阅读越来越多元化的读书世界,追寻更有创意的天地,才能发现更有智慧的未来。”

在本届香港书展上,关于邀请谁进入会场非议不断,比如模特是否该入会场?《中国不高兴》作者该不该来?抄袭者郭敬明有资格和香港青年对话吗?幸好,这些来自文化精英们的疑虑、批评并没有在原则上主导书展的多元性,这些声音从来也都是书展的一部分,书展组办方香港贸发局和其他机构当然也不会紧张兮兮地提出对策粉饰太平。而另外一方面,香港书展也日渐成为香港某些团体进行公共参与的平台,毕竟在书展上提出主张、建议可得到更大程度关注。比如,香港的文学爱好者和作家、学者就把建议成立香港文学馆的主张带到了书展上,希望得到媒体和政府部门的关注。

真正的多元化、建立公共平台等,对上海书展来说还有更远的路要走,这也跟整个社会的开放程度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这也说明香港书展在某些方面是无可取代的。香港书展经过 20 年的磨砺,已经为自己打造出无可取代的取向:两岸三地华文创作者、学者和文化媒体的接触,使得展厅内使劲吆喝的买卖活动有了更独特且广泛的交流意义。

(石剑峰,东方早报首席文化记者、专栏作家。原文链接:<https://cochina.org/2012/07/书展双城记/>)

[【返回目录】](#)

9-9 潘采夫：莫扎特离我们还很远——伦敦书展印象

“还有的国外出版社把展台布置成了长长的餐厅，让人忍不住要过去喝一杯。每天早上开展之后，不少西方出版社的第一件事是邀请人们吃早餐，大家吃着早餐喝着咖啡聊天，闭馆之前，他们又把红酒打开，所有人端起红酒互相庆祝一天的收成。”



书展印象：一边咖啡，一边排队

我是一个冒失的闯入者，到了位于伯爵宫的展厅门口，还不知道能不能混一张证件，以逃过 45 英镑的门票。不知道中国馆在哪儿，就信步进了第一个厅，在大厅里玩起了“徒步游”。

每年四月举行的伦敦书展是版权贸易型的书展，有超过 40 个国家 400 多个参展商，它和秋季举行的法兰克福书展，是世界出版界最重要的两个交易平台。我进的第一个展厅基本是来自欧美出版社，他们展示书的空间并不大，但每家出版社都辟出专门空间，准备了桌椅、点心、葡萄酒，随时有人坐下开始交谈。展厅比较安静，人们都在低声交谈，习惯了中国式展览的会觉得不热闹。为了寻找中国展区，我错走到了二楼，发现那里像个巨大的餐厅，众多的餐桌，舒服的沙发，每个人桌边都有人，每个人都在说话，且多为两人交谈。经过了解，多为作者和编辑，或和经纪人，或作者和译者，他们事先预定了一个个约会，然后到这里来敲定一个个项目。我眼前的这些聊天的年轻人，很可能就是明天的斯蒂芬金。走了一圈，没发现中国人的身影。

展厅的门口，有一排漂亮的西方姑娘，热情地向远道而来的参会者打招呼，邀请他们坐下来，享受揉肩捏背的放松服务，这温柔一招，让每一个进门者脸上都挂上了笑容。



另一个展厅里，中国展区占了大部分，我走进门，立刻闻出了熟悉的气息，灯光亮堂出不少，色调也明亮许多，以红色和黄色为主。最高的一个展台，写着孔子学院的大横幅，中图的展厅也很醒目。看到一个红色大背景板，上面写着“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展厅场地中心有一个舞台，下面摆放有座位，我看到王蒙在和一位外国女士对话，王蒙用的竟然是英语，他是在这块场地的系列对话的头一个，后来我还看到了陆川、郭文景等。

先走了一遍，参展的全部是中国出版业的央企和各省国企，整齐地排列着图书，还是传统的展览样式，类似我在北京国展看到的。香港的展台在中国展区最漂亮，设计也现代，营造的交流氛围也好，有中西合璧的特色。但走在中国展区，我的感觉是在看一场展览，穿行其中，像走在北京前门那条宽敞的步行街。

作家对话：越年轻越世界

作为伦敦书展的主宾国，相对于展台和版权贸易，“中国代表团”把主要精力用在了搞活动上，除了一楼大厅那个系列对话，在二楼的几个小厅，更吸引读者的活动是中国作家的系列对话。

李洱和安妮宝贝是系列对话的第一场，我在伦敦迷了路，错过了这场，于是从第二场严歌苓、韩东、郭小橹听起。韩东说中文，另两位生活在美英的作家直接用英语发言，主持人来自西方，听众里外国人比例不小，读者提问时中国读者也用英语发问，整个气氛竟然相当洋气。话题比较广泛，并不局限于从“书页到银幕”。

在对话题目和作家组合方面，这个系列花了一番心思，主持人都是西方同行，作家也力争中西搭配，年龄相当。阿乙和安妮宝贝的“数码时代的写作”，是最新鲜的一场，两个网络走出的作家，搭了两位外国作家，台下坐着安妮宝贝的粉丝和一些西方作家同行。主持人的问题很适合年轻人，但让她意外的是，阿乙和安妮宝贝同时声称已经告别网络，对网络无感，阿乙更



表达了对网络写作的深恶痛绝。两位西方作家同样男女搭配，其中一位小伙中国话极为地道，在他的英语发言中，随时流利地蹦出“人民文学出版社”“盛大榕树下”“豆瓣”等中文，还问阿乙“牛博国际现在在墙外还是墙内？”读者的欢乐指数也是作家对话系列最高的。铁凝在书展开幕致辞时曾说，“当优美的英语和优美的汉语相遇，是一件美好的事。”这四位青年的相遇，难得地体现出了融合的一面。

两位藏族作家阿来和次仁罗布本来的题目是“当代小说中的古代神话”，但不出所料地，主持人和听众联手，用尖锐的问题把对话题目改成了“文明的冲突”，藏族的宗教文化、藏汉文明的冲突融合、达赖喇嘛、审查制度，一个个抛给作家。好在阿来是个大师级的发言人，接得住，他从不回避敏感问题，全部正面解答，但又温和理性，持论公允，看上去听众挺满意。场面很开放，但没有人抗议，现场三个大型保镖也没派上用场。

有的对话也体现了“中国特色”，最后变成了作家之间的互相表扬，让不明我国情的主持人有点摸不清状况。

系列对话中最让我心动的一幕，发生在刘慈欣和阿来以及一位英国作家关于科幻小说的对话现场，两位外国青年男女坐在我前排，当时阿来和刘慈欣说汉语，偶尔用藏语，那位姑娘通过同声传译听英语，她边听边打着手语，而男青年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原来他是一位聋哑人。藏语、汉语、英语、手语，不停地转换，他们就这样用特别的方式“听”了一个半小时。

这次中国作协邀请了严歌苓、韩东、西川、冯唐、安妮宝贝、张悦然、郭小橹、次仁罗布等作家，多样化程度相当高，尤其阿乙这样的，对于中国文坛来说，像一个不约而至的闯入者，而正是这些人，成了这次对话系列的新鲜空气。

中国队：书展上的陌生人

虽然在爱丁堡住了三个月，到了伦敦这样的大地方，我还是迅速迷失了方向，地铁里不知道向东向西，去海德公园找不到演讲角，白天花了四个小时没找到书展会场，晚上背包在伦敦



西区徒步却无意中走到了书展门口。三天里我至少跟一百个伦敦人打过招呼，但惟一的目的是“问个路”，伦敦人都很有礼貌，但他们也只是告诉我向左走向右走。我是伦敦这个城市的陌生人，就像伦敦书展的主宾国，中国也是书展的陌生人。

两个不同的展厅，不仅有不同的外观，更显示了不同的文化。伦敦书展的风格在于交流，这一切的体现形式就是做生意，书是沟通彼此之间的媒介。但我们有点误解了书展的意义，把重点放在了“展”上，结果两个展厅，一边是低调的、私人的、面对面的、务实的，一边是高调的、宏大的、展览型的、单向交流的，彼此泾渭分明，交流不多，像两座语言和文化的巴别塔，谁也没有把谁真正吸引过去。

从对伦敦书展的观感来看，对于英语图书界来说，我们还是陌生人。我经过一个儿童出版社时，看到一位姑娘化妆成童书中的人物，拿着刀向我微笑着打招呼，邀请我过去，她把刀架在我脖子上，由他们的摄影师拍照，然后向我索要电子邮箱，说会把照片发给我。这就是充满个性化、人情味的推广方式。我看到全场最炫的罗马尼亚展厅，把所有的图书都用丝线吊起来，于是展厅四周，几百本图书像风铃般来回悬挂，吸引得人们纷纷拍照留念。还有的国外出版社把展台布置成了长长的餐厅，让人忍不住要过去喝一杯。每天早上开展之后，不少西方出版社的第一件事是邀请人们吃早餐，大家吃着早餐喝着咖啡聊天，闭馆之前，他们又把红酒打开，所有人端起红酒互相庆祝一天的收成。而这些方式，中国的参展商有的也在尝试，但总体上是陌生的，作为远道而来的客人，作为担负着任务的出版社，很难做到这样放松和随意。

引用《让子弹飞》里姜文的一句台词来表达我的感受：“莫扎他离我们很远。”

书是人们最喜欢的事物之一，它代表着思想、智慧、创造、自由、交流、进步等人类独有的美好的东西，而书展中人们要展现的，也应该与这些有关。想让外部世界全面地了解，就应该用他们熟悉的方式，开放，坦率，不回避，运用他们的表达方式，在表达的同时也倾听对方的看法，这样才能够实现真正的沟通。对话，是我们与世界互相接近的最好方式，与其提高嗓门让对方驻步，远不如邀请对方喝一杯咖啡。

补给：不过中国展区也有个实在的事，凤凰出版集团在英国要开办印刷机地，到帝国主义的腹地建立“基地”，生产精神产品，无论搞生产力还是文化推广，这种赚钱做生意的方式，比抛大把银子搞搞展览有实效多了。

（潘采夫，专栏作家，供职于新京报评论部。原文链接：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401-35507.shtml）

[【返回目录】](#)

【FMN 新闻】

北京暴雨

7 月 21 日，北京遭遇了据称是“61 年来最大的暴雨”，该市在 18:30 和 22:00 分别发布了两次暴雨橙色预警，虽然事先已经进行了暴雨预报，但北京在暴雨来临时暴露的城市排水问题以及官方的应急处理能力问题仍被民众批评。灾情最重的房山区部分村庄当晚积水深达 2 米，城区低洼路段被大片淹没。这场暴雨成为本周的最大话题。

新闻: <http://fmn.cc/O7j0qy>

就在暴雨肆虐的同时，21 日 14 时 19 分，通州区张家湾镇大辛庄村、枣林村等七个村受局部强降雨及大风影响，造成部分房屋损毁、树木倒塌致多名人员被困，最终造成 2 人死亡，6 人受伤。还有一人被雷击致死。当地至少 10 家居民房屋屋顶受损，其中 3 处房屋的屋顶彩钢瓦全部被掀翻。

新闻: <http://fmn.cc/PwbvHl>

<http://fmn.cc/PwbBim>

当天晚上，由于暴雨影响，北京地铁机场线 21 日因雨水没过了地铁的感应板，造成地铁列车失去动力，造成部分路段停运，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滞留约 8 万旅客，当晚有大批网友自发组织到机场接乘客回家。另据机场 23 日公布，前一天取消航班 525 架次。

新闻: <http://fmn.cc/O7e19z>

<http://fmn.cc/OkINM1>

暴雨还导致铁路运行也受到影响，北京西至涿源的 Y595 次列车因暴雨，截至当晚 20 时，停车将近 8 个小时。北京铁路局管内京原线、丰沙线、S2 线、京承线、京通线部分旅客列车等多趟列车也晚点。

新闻: <http://fmn.cc/PwgMii>



7 月 21 日下午 5 时左右，北京地铁 6 号线金台路工地因暴雨发生路面塌陷。据悉当晚 9 时 30 分，路面抢修已基本完成。工人表示，大雨使得路基被冲刷浸泡后遭到破坏，下方泥土向工地内部滑坡导致十余米长、近五米宽的路面坍塌进地铁工地的深坑内。现场负责人表示地铁工程本身并未受损，只是道路表面坍塌。

新闻: <http://fmn.cc/O7euZk>

7 月 21 日北京暴雨房山区受灾最严重，救援人员发现房山青龙湖少年军校基地共有 351 名学生、60 多名教职工（含 6 名外教）共 400 余人被困，22 日上午，被困师生开始乘船转移到校外。同时媒体报道称，该基地被建在了河道上，老师表示该基地围墙被冲毁后才发现旁边就是排洪沟。

新闻: <http://fmn.cc/OKIXTO>

<http://fmn.cc/OkJKEd>

7 月 22 日早上官方宣布这场暴雨已经造成了 10 人丧生，被转移的群众大体是 1 万 4 千 5 百名。同时北京核心区最高的时候出现了 43 处的桥下积水和堵点，山区出现泥石流，截至 22 日上午 9 时，北京受灾最严重的房山区 12 个乡镇交通中断，6 个乡镇手机和固网信号中断。

新闻: <http://fmn.cc/OkITDx>

<http://fmn.cc/OkJ5Tc>

22 日的通报会上，北京市气象局副局长回应为何不采取手机短信预警的质疑时，称“发送短信的基站十分有限”，“全市市民都收到短信要很长时间”。对于这一说法，北京移动和联通均表示，全网发送短信没有技术障碍，气象部门并没有和他们合作，而有业内人士表示，三大运营商分发预警短信的话，2000 万条群发只需 25 分钟。

新闻: <http://fmn.cc/OkLWvz>

<http://fmn.cc/OkKKYR>

7 月 22 日下午，北京公安局的警用直升飞机对北京房山区等受灾严重的地区进行了全面的俯瞰。可以看出，受灾最严重的房山区许多低洼地带被水淹没只能看到房顶，并可以看到养殖场内淹死很多猪。京港澳高速公路上积水深达 4 米如同河流，淹没上百辆汽车。北京与河北交界的十渡地区，原本清澈的拒马河变成浑浊的黄色。

新闻：<http://fmn.cc/OkMgdv>

7 月 22 日晚北京政府发布了 7 月 21 日北京暴雨中的死亡人数，截至 22 日 17 时，北京境内共发生因灾死亡 37 人，溺水死亡 25 人，房屋倒塌致死 6 人，雷击致死 1 人，触电死亡 5 人。目前，死者已有 22 人确定身份，其余 15 人正在确认中。另据通报，这场特大暴雨已致北京约 190 万人受灾。。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北京市政府领导表示“全市团结一致取得了抗洪抢险初步胜利”，并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救灾善后维稳上来”。

新闻：<http://fmn.cc/OWVv3R>

<http://fmn.cc/OWVv3R>

7 月 21 日，北京的暴雨导致市内普遍积水，大批车辆被浸泡后因故障无法移动，即便水已退去只得暂时停放在路边，22 日天气放晴后，有网友出门却见到北京的交通协管员开始对路边停放车辆进行摄录、并贴上了罚单。此举引发了民众批评。随后北京政府表示 22 日的违章信息将不予录入。

新闻：<http://fmn.cc/LHHbgb>

7 月 23 日中午北京房山网友发消息称：“房山区韩村河镇东南章，公路旁，昨日打捞上若干尸体。另有几十辆车泡在水里。其中有个罐车（不知里面是什么），刚刚爆炸了。”

北京消防随后表示，实际上是当地有一池塘下储油罐泄露，并伴有燃烧，事故没有造成伤亡。

新闻：<http://fmn.cc/Nr24gK>

7 月 23 日晚北京市领导们召开的会议上，市委书记要求媒体正确引导社会舆论，要重点挖掘重灾区群众转移等关键环节涌现出来的感人事迹和生动典型，另外还要在全市发起捐款活动，市政府拨付 1 亿元救灾资金用于转移上百万的安置受灾群众，到了 25 日，北京一些机构和名人已经共计捐款 6000 万元。

新闻：<http://fmn.cc/NsvISD>

<http://fmn.cc/Qv59wO>

<http://fmn.cc/NvHqfn>

7 月 24 日下午，北京 7·21 暴雨中受灾最严重的房山区区长祁红详细介绍了特大洪涝灾害情况，据初步统计，此次特大暴雨造成房山区经济损失达到 61 亿元人民币，同时房屋受损 6.6 万间，桥梁、农业受损严重，但是暴雨的死伤人数却称还在统计，不过官方表示，人员损伤重大。

新闻：<http://fmn.cc/OkOny7>

7 月 24 日，有消息指流经北京房山境内的拒马河上游水库将要泄洪，引发民众关注，随后北京水务局通过微博表示，确认拒马河上游无水库，紫荆关水库也没有泄洪。不过 7 月 23 日的《北京晨报》介绍北京暴雨导致的灾情时曾报道，“由于河北地区紫荆关水库泄洪，位于下游的十渡 35 千伏变电站已被迫停运，预计影响居民用户达 12657 户。”

新闻：<http://fmn.cc/OkOJou>

<http://fmn.cc/OkOERz>

北京房山韩村河镇一名遇难者、30 岁的王建生，21 日晚为了送他的同学回家，在返程途中不幸遇难。50 余人经过 40 多个小时搜救，最终在一条水沟中找到了大哥的尸体。王建生的家人拨打 120、999、110，却总是占线。王建学表示“如果当时有人来帮我们，他可能就不会死。”

新闻：<http://fmn.cc/LK4E06>

<http://fmn.cc/OkOUQE>

居住在北京的外乡人赵先生，在暴雨中连救了多名邻居，却因不是本村人无法住进救灾帐篷也不能领救灾物资，夜里只能借住在邻居的卡车里。赵先生把两个孩子安置在驾驶室内，自己则和妻子睡在车斗里，“很热，蚊子又多，我们都一夜没合眼。”

新闻：<http://fmn.cc/NSJKvr>

21 日夜暴雨中，北京二环的广渠门，一个风华正茂的私家车主丁志健，竟然因为一场暴雨，而淹死在这条主干道上。据丁志健的妻子表示，丁志健被困时曾打电话给她要她赶快报警，他妻子却无法打通 110 和 122，赶到现场后，她一直表示丁志健被困车中，现场的消防人员却无动于衷，直到 2 个小时后，有领导出现，救援行动才真正展开。被救出的丁志健却早已溺水于车中。

新闻：<http://fmn.cc/OkLqxD>

7 月 23 日 15 时 48 分，一个名为“侯帅不是女金刚”的微博用户，开始在网上寻求帮忙寻找自己的父亲。直到 24 日下午，侯帅发布了最新一条微博，向关心她的人们传告父亲去世的噩耗。暴雨停歇，山洪退去。侯帅却与父亲阴阳永隔。

新闻：<http://fmn.cc/NvHcEX>

北京防汛抗旱指挥部 7 月 25 日晚再次召开“7·21”特大自然灾害情况通报会，指挥部副指挥长、新闻发言人潘安军通报救灾工作情况，全市受灾人口 160.2 万人，因灾造成经济损失 116.4 亿元。

新闻：<http://fmn.cc/NvH1K1>

这场发布会上，本来发言人念到了“全市因灾伤亡”，不过他很快改口，其他人也对死亡数字避而不谈，有位拿着 CCTV 话筒的女记者大声说：“我看见你（指潘安君）手上拿的材料了，上面写着死亡人数是 61 人，其中因公殉职 5 人。”而提问环节，记者也没有问到死亡人数的问题，因为事先跟他们沟通过，因问题尖锐要留给凤凰卫视，但是凤凰却没有得到提问机会。

新闻：<http://fmn.cc/NvH6gA>

《南方周末》多名记者采访了 25 位遇难者家属，但出版时却被通知稿件要撤换，原本纪念这些遇难者的文章不得刊出，26 日下午，网上流出了这篇被毙稿件的内容——《你的名字你的故事》。

链接: <http://fmn.cc/OkTm1N>

本周其他重点新闻

除了北京，本周河北洪涝灾害也导致了 31 人死亡和 20 人失踪，涿源发生的洪灾还导致 2700 人被困，目前已导致 14 人死亡，2 人失踪。当地道路、桥梁坍塌较多，交通、通讯、电力全部中断。当地已开始对村民进行援助并进行道路抢通。

新闻: <http://fmn.cc/M887H9>

<http://fmn.cc/OkWueb>

本周，香港和广东都遭受了 13 年来最大台风——韦森特的袭击，据中国民政部消息，这场台风造成广东 3 人死亡 6 人失踪。另一方面，由于预警及时，香港无一人伤亡，全港有近 140 名市民受伤，接到 7 宗水浸报告及一宗山泥倾泻报告。

新闻: <http://fmn.cc/OkWL0x>

<http://fmn.cc/M88zFq>

本周是温州 7·23 动车事故一周年的纪念日，有媒体记录了幸存者小伊伊过去一年的生活点滴，牵动着人们的心。FMN 也整理了有关甬温线动车 7·23 事故的一些重要新闻，时间跨度从 7 月 23 日到 12 月 28 日。

新闻: <http://fmn.cc/OWY8CD>

<http://fmn.cc/MirPLM>

香港推行的国民教育因被指扭曲事实，近日香港上千名家长联署登报呼吁停止“洗脑教育”，天主教香港教区也发声明，指教区学校在 9 月的新学年不会推行“国民教育”课程。

新闻: <http://fmn.cc/QvhlZ5>

<http://fmn.cc/PkBrJi>

近日广州市工商局公布了今年第二季度流通环节乳制品及含乳食品抽样检验结果，光明、南山、爱馨多等品牌乳制品被检出不合格。其中，南山倍慧婴儿配方奶粉被检出致癌物质黄曲霉毒素 M1 超标。目前，检测不合格的食品均已被责令下架、封存并立案查处。由于光明一个月内出现 3 起质量问题，因而向消费者发致歉信称将严格把控好质量链管理的每一个环节。

新闻: <http://fmn.cc/OX1zJw>

<http://fmn.cc/OWZIEB>

四川绵阳公务员写信给上级称，“基层单位形式主义盛行。比如进行政治学习活动，几乎都是打麻将喝酒，后来让年轻的新进同志抄几篇学习笔记了事。有时候还要编造几篇讨论笔录，以应付上级检查。”还抱怨称“公务员待遇与经济发展不成正比。”引发外界关注。

新闻: <http://fmn.cc/OkWeeU>

7 月 20 日上午北京发课公司诉北京地税第二稽查局一审在北京朝阳法院开庭宣判，朝阳法院驳回了发课公司的诉讼请求。当天艾未未等人仍被禁足，网友称在草场地 258 号门外有明确警用标志的警车多达 32 辆。宣判后，艾未未在推特上表示：“我们会继续上诉，直到我们没得可输的那一天的到来。”

新闻: <http://goo.gl/VpgBX>

日前，俄罗斯边防巡逻艇在俄专属经济区向越界捕捞的中国渔船开炮，并在追赶渔船过程中与中方渔船发生碰撞，造成中方 1 名船员失踪。俄联邦安全局东北边防局称，俄方在俄海域追缉中国渔船时对其开火属合法行为，并已就非法捕捞事对中国渔船船长提起刑事诉讼，中国外交部称“上述事件是突发的、孤立的事件”。

新闻: <http://fmn.cc/OkUv9q>

<http://fmn.cc/NECT7M>

中央军委 19 日批复广州军区，同意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省三沙警备区”，主要负责三沙市辖区国防动员和民兵预备役工作，协调军地关系，担负城市警备任务，支援地方抢险救灾，指挥民兵和预备役部队遂行军事行动任务等。7 月 24 日，三沙市成立大会暨揭牌仪式在西沙永兴岛三沙市委、市政府办公大楼前的广场举行。

新闻: <http://fmn.cc/OkU5QC>

<http://fmn.cc/OkTD4H>

19 日，一张“小贩抱城管大腿”的图片在网上热传。小贩卢雪元说，他抱大腿是因为此前曾因摆摊被城管没收秤并殴打。城固县城管局则否认了打人的说法，称他曾“多次违规摆摊”，而且不是第一次“抱大腿”。城管局还称该照片是“有预谋拍摄”，还说该城管“戴墨镜是职业需要，抽烟是排解情绪”。

新闻: <http://fmn.cc/LwCIYU>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辽宁营口一名 13 岁女孩在卖淫组织者胁迫下被强奸，前来寻找她的同学也被控制，二人遭殴打并被逼吸毒，18 天后脱险。家长称受害未成年女孩达 8 人，犯罪者皆为官员和企业主。据新华社报道，辽宁营口大石桥市公安局 7 月 19 日证实，在一起广受关注的性侵幼女案中，受害人指证的 7 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网，现已被移送审查起诉。

新闻: <http://fmn.cc/OkVarF>

<http://fmn.cc/QilP9J>

北京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傅政华 24 日表示，北京市公安机关开展暑期网络环境整治，迄今破获涉网案件 3916 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5007 人，清理网上违法信息 36.6 万条，处罚违规互联网单位 7549 家。对于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现行体制的，情节轻微的将予以公开警告，情节严重的要依法严厉打击

新闻: <http://fmn.cc/O77uNt>

7 月 23 日刘卫国、江天勇、唐荆陵等 10 位国内及香港律师联署《要求全国人大推动对李旺阳死因展开重新调查的公开信》，就今年 7 月 12 日湖南省公安厅公布的《关于“李旺阳死亡”的联合调查报告》和湖南邵阳警方对李旺阳死亡事件的处置过程，向全国人大陈述法理分析和独立判断，据此要求全国人大立即推动对李旺阳死因重新展开调查。

新闻：<http://fmn.cc/Nr0Fqr>

[【返回目录】](#)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开始于 2009 年 8 月，每月在香港举办一场公开讨论，并借助网络视频直播、文字直播等方式将现场放大至全球任何地方。我们希望提供独立、客观、理性的观点和论述，并关注被主流媒体忽略的议题和讨论。目前已举办二十三场讨论，嘉宾有艾未未、长平、陈冠中、贺卫方、胡泳、梁文道、欧宁、潘毅、叶荫聪、周保松、许宝强等。2011 年 6 月开始，为了丰富论坛的主题，我们在固有论坛的基础上开始一个 Co-China X 系列，这些讨论、沙龙由 Co-China 同一些友好团体合作举办，试图将更多有价值的讨论呈现于网络。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pdf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mobi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epub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也欢迎大家转发分享。

若希望想加入“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的志愿者团队，请发简历和个人陈述（说明希望加入志愿者团队的原因）至 forum@cochina.org。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论坛 twitter：[Co-China 论坛](#)（<http://twitter.com/#!/CoChinaOnline>）

论坛新浪微博：[1510 周刊](#)（<http://weibo.com/1510weekly>）



编辑：黄海、丁昕、黄隽咏

校订：黄隽咏

主编：方可成

版面设计：豆弟

配图：陈楚君、周梦蕾

技术支持：毛向辉、舒欣

出品人：杜婷

版权声明：1510 电子周刊所选文章版权均归原作者所有，所有使用都请与原作者联系。